



15
1125
18



門 15
號 1125
卷 18

淮南內篇第一

讀書雜誌九

高郵王念孫

原道

旋縣

縣矣

旋縣而不可究，纖微而不可勤。高注曰：縣猶小也，勤猶

盡也。念孫案：諸書無訓縣為小者，縣當為縣字之誤也。

隸書縣字，或作縣。縣字或作縣，二形相似，故縣誤為縣。

漢縣竹合王君神道縣字作縣，是其證也。荀子疆國篇

令巨楚縣吾前史記孝文紀歷

日縣長今本縣字並誤作縣逸周書和寤篇曰：縣縣

不絕，蔓蔓若何。說文：縣，聯微也。廣雅：縣，小也。故高注亦

訓為小。旋亦小也。方言：臄，短也。郭璞曰：便旋，庫小貌。臄



與旋同，此言道至微眇，空若易窮，而實則廣大不可究也。此言旋縣，下言纖微，其義一也。又主術篇，鞅、鞞、鐵、鎧、矟、目、扼、擊，其於以御兵刃，縣矣。券契束帛，刑罰斧鉞，其於以解難薄矣。高注曰：縣，遠也。比於德不及之遠。案縣亦當為縣，縣薄也。此言縣，下言薄，其義一也。漢書嚴助傳：越人繇力薄材，孟康曰：縣薄也。言德之所禦，折衝千里者，皆繇鐵鎧、矟、目、扼、擊，其於以禦兵刃，則薄矣。

乘雲車入雲蜺

晉者馮夷大丙之御也。乘雲車入雲蜺。高注曰：以雲蜺

為其馬也。念孫案：雲車與雲蜺相複，雲當為雷。太平御覽天部十四引此，正作乘雷車。下文曰：電以為鞭策，雷以為車輪。覽冥篇曰：乘雷車，服應龍。今本服下誤衍駕字，辯見覽冥，皆

其證也。雷與雲字相似，又涉下句雲字而誤。入雲蜺，本作六雲蜺。高注以雲蜺為其馬也。本作以雲蜺為六馬

也。其字古作元，形與六相似，故六誤為其。史記周本紀三百六十夫，索隱曰：劉氏音破六為古其字。管子重令篇，明主能勝六攻，淮南地形篇，通谷六易，林靈之臨，周流六虛，今本六字皆誤作其。此言以雷

為車，以雲蜺為六馬，故曰乘雷車六雲蜺。齊俗篇曰：六騏驥駟，駢藝文類聚舟車部引尸子曰：文軒六駢，題韓子十過篇曰：駕象車而六交龍，司馬相如上林賦曰：

乘鏤象六玉虬竝與此六雲蜺同義文選七發六駕蛟龍附從太白李善曰以蛟龍若馬而駕之其數六也淮南子曰管馮遲太白之御乘雷車今本雷字亦誤作雲六雲蜺此尤其明證矣今本作入雲蜺太平御覽引作駕雲蜺皆後人不曉六字之義而妄改之耳若作入雲蜺則與注了不相涉若作駕雲蜺則注但當云以雲蜺為馬無煩言六馬也

恍惚 始終 字內 刑罰 石礫 東西
度量 黍肉 梁柱

游微霧驚恍惚歷遠彌高以極往經霜雪而無迹照日
究而無景扶搖挾抱羊角而上念孫案恍惚當為忽恍

注內恍惚同 文選七發注引作忽荒荒與恍通老子曰是謂

身賦曰寥廓忽荒 恍與往景上為韻景古讀若鞅下文如響之

正立無景與嚮往為韻荀子臣道篇形下如景與響象為韻 若作恍惚則失其韻矣

下文曰是故無所私而無所公靡濫振蕩與天地鴻洞

無所左而無所右幡委錯紛與萬物始終案始終當為

終始上文云水流而不止與萬物終始 公洞為韻高注洞讀同異之 右

始為韻右古讀若以說見唐韻正 若作始終則失其韻矣倂真篇曰

若夫真人則動溶於至虛而游於滅亾之野騎蕞廉而

從敦圉馳於外方道藏本如是各本外方作方外乃劉續依文子精誠篇改之 休乎

宇內燭十日而使風雨臣雷公役夸父妾宓妃妻織女

案字內當為內字內字猶字內也若谷中謂之中谷林中謂之中林矣內字與外

方相對為文字與野圍雨父女為韻野古讀若墅說見唐韻正若作

字內則失其韻矣天文篇曰不周風至則脩宮室繕邊

城廣莫風至則閉關梁決刑罰案刑罰當為罰刑說見後決

刑罰刑與城為韻若作刑罰則失其韻矣精神篇曰是

故視珍寶珠玉猶石礫也視至尊窮寵猶行客也視毛

鬣而視鬣俱醜也今本作類醜非說見後類醜下案石礫當為礫石石

礫說見後齊俗篇曰

古者民童蒙不知東西案東西當為西東東與蒙為句

中韻猶覽冥篇言浮游不知所求罔兩不知所往也若

作東西則失其韻矣文子道原篇作不知東西亦傳寫之誤其精誠篇正作不知西東文

選鵬鳥賦或趨西東東與同為韻易林萃之鼎不知西東與通為韻今本竝誤作東西兵略篇曰

無形則不可制迫也不可度量也不可巧詐也不可規

慮也案度量當為量度度如不可度思之度迫度為韻

迫古讀若博楚辭招魂迨相迫些與簿白為韻詐慮為白古讀若薄釋名曰薄迫也單薄相逼迫也

韻詐古音則故反主術篇曰上多故則下多詐上多事則下多態晉語與人誦惠公詐之見詐與賂為韻荀

子脩身篇體倨固而心執詐與汗為韻呂氏春秋情欲篇宵中欺詐與固為韻韓子安危篇七曰有信而無詐

與惡度為韻若作度量則失其韻矣說林篇曰無鄉之社

易為黍肉無國之稷易為求福案黍肉當為肉黍注內黍肉

同後人以肉與福韻相協故改為黍肉不知福字古讀

若偏不與肉為韻也

說見唐韻正

社黍為韻

社古讀若墅說文社從示土聲

甘誓不用命戮于社與祖為韻郊特牲而君親誓社與賦伍旅為韻左傳閔二年成季將生卜辭開于兩社與輔為韻管子揆度篇殺其身以釁其社與鼓父為韻漢書郊祀志曰社者土也左傳昭二十二年前城人敗陸渾于社釋文稷福為韻若作黍肉則失其韻矣八閒篇社本或作杜曰癰疽發於指其痛遍於體故蠹啄剖梁柱騷啗走牛羊案梁柱當為柱梁說苑說叢篇作蠹喙什柱梁蛟蝮走牛羊指體為韻梁羊為韻若作梁柱則失其韻矣以上諸條或轉寫錯誤或憑臆妄改而前人用韻之文遂不可讀矣

利鍛

末世之御雖有輕車良馬勁策利鍛不能與之爭先高注曰策筮也未之感也言不能與馮夷大丙爭在前也鍛讀炳燭之炳劉績本鍛作鍛注內未之感也作鍛筮末之箴也鍛讀炳燭之炳作鍛讀炳燭之炳云鍛舊作鍛非念孫案劉本是也鍛謂馬策末之箴所以刺馬者也說文筮羊車騶筮也箴箴其耑長半彘玉篇陟衛切字或作鍛玉篇鍛竹劣竹芮二切針也道應篇白公勝到杖策鍛上貫頤彼注云策馬捶端有針以刺馬謂之鍛鍛音竹劣竹芮二反鍛之言銳也其末銳也汜論篇韓子喻老篇作白公勝倒杖策而銳貫頤是猶無鏑銜策鏑而御駢馬也注云鍛櫛頭箴也說文

也義竝與此注同脩務篇云良馬不待冊鍛而行冊與策同韓子外儲說右篇云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前則有鐙飾後則有利鍛進則引之退則策之劉子說符篇白公勝倒杖策鍛上貫頤釋文曰許慎注淮南子云馬策端有利鍼所以刺不前也義亦與高注同鍛為策末之箴故勁策與利鍛連文今本鍛作鍛則義不可通矣高注鍛箠末之箴也道藏本作未之感也此是末誤作未箴誤作感又脫去鍛箠二字耳茅一桂本改未之感也為末世之御而莊伯鴻本從之斯為謬矣炳音如劣反聲與鍛相近故曰鍛讀炳燭之炳炳燭燒燭也郊特牲曰炳蕭合

增秦策秦且燒炳獲君之國史記張儀傳作燒掇是其例也今本作鍛讀炳燭之炳則不可通矣

陰陽為御

四時為馬陰陽為御乘雲陵霄與造化者俱縱志舒節以馳大區可以步而步可以驟而驟顧氏寧人唐韻正曰御本作騶騶古音則俱反與俱區騶為韻說文騶從禮車驅而騶釋文騶任救反又七須反荀子禮論篇趨中韶護正論篇趨作騶注騶御也御字正釋騶字而今本為不通音者竟改本文騶字為御案韻補引此正作騶念孫案顧說是也今本作御者後人依文子道原篇改之耳太平御覽天部八兵部九十引

此竝作騶

霄霏 蕪垠

上游於霄霏之野下出於蕪垠之門高注曰霄霏高峻貌也蕪垠蕪形狀之貌念孫案霄霏者虛無寂漠之意倣真篇曰虛無寂漠蕭條霄霏是也上言霄霏下言蕪垠鄂義本相近高以正文言上游遂以霄霏為高峻貌非其本指也蕪垠下有鄂字今本正文及注皆脫去漢書楊雄傳紛被麗其亾鄂顏師古曰鄂垠也垠鄂與霄霏相對為文文選西京賦前後蕪有垠鄂李善注淮南子曰出於蕪垠鄂之門許慎曰垠鄂端崖也七命注同是許

本有鄂字太平御覽地部二十淮南子曰下出乎蕪垠鄂之門高誘曰蕪垠鄂蕪形之貌也是高本亦有鄂字

四支不動

是故疾而不搖遠而不勞四支不動聰明不損而知八絃九野之形埒念孫案動當為勤字之誤也齊語天下諸侯知桓公之為己動也管子小匡篇動作勤史記十二諸侯脩年表楚堵敖難徐廣曰難一作勤今本勤誤作動脩務篇四肢不勤即其證四支不動聰明不損而知八絃九野之形埒即上文所謂遠而不勞也不勤即不勞意與不損相近若不動則意與不損相遠矣且搖勞為韻勤損為韻若作動則失其韻矣

是故天下之事不可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萬物之變不可究也秉其要歸之趣念孫案秉其要歸之趣當作秉其要趣而歸之秉執也要趣猶要道也言執其要道而萬變皆歸也此與因其自然而推之相對為文且歸與推為韻今作秉其要歸之趣則句法參差而又失其韻矣文子道原篇正作秉其要而歸之

默然

是故響不肆應而景不一設叫呼仿佛默然自得念孫案廣韻去聲五十九鑑黻字注云叫呼仿佛黻然自得

音黻去聲所引即淮南之文而今本作默然自得疑後人少見黻字而以意改之也

莫敢

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念孫案莫敢本作莫能此後人依文子道原篇改之也唯不與萬物爭故莫能與之爭所謂柔弱勝剛彊也若云莫敢則非其指矣下文曰攻大礪堅莫能與之爭老子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又曰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皆其證也魏徵羣書治要引此正作莫能與之爭

淇衛之箭

引之曰廣雅籥籥籥箭也禹貢曰惟籥籥楛籥與籥同
戴凱之竹譜曰籥細竹也出蜀志薄肌而勁中三續射
博籥籥音衛見三倉以上竹譜字通作衛原道篇曰射者扞
身號之弓扞讀若紆今本扞誤作扞彎基衛之箭兵略篇
曰枯淇衛籥籥淇與基同淇衛籥籥對文皆箭竹之名
也方言曰籥或謂之箭裏或謂之基竹譜曰籥竹中博
箭是籥與基一物也以籥為博箭謂之基以籥為射箭
則亦謂之基耳基者箭莖之名說文曰其豆莖也豆莖
謂之其箭莖謂之基聲義並同矣乃高注原道篇云基
美箭所出地名也衛利也注兵略篇云淇衛籥籥箭之

所出也竹譜引淮南而釋之云淇園衛地毛詩所謂瞻
彼淇奧綠竹猗猗是也案淇乃衛之水名先言淇而後
言衛則不詞矣晉有澤曰董蒲之所出也然不得曰董
晉之蒲楚有藪曰雲竹箭之所生也然不得曰雲楚之
竹箭且淇水之地去堯都非甚遠當禹作貢時何反不
貢籥籥而貢者乃遠在荊州乎

詈

張天下以為之籠初學記太平御覽引此並無之字因江海以為詈又

何凶魚失身之有哉高注曰詈魚網也詩云施詈濊濊
念孫案正文注文內詈字皆當為眾眾詈聲相近又涉

上文網罟而誤也。凡魚及鳥獸之網皆謂之罟，而罟則為魚網之專稱。爾雅：鳥罟謂之羅，兔罟謂之置，麋罟謂之罟。彘罟謂之羅。魚罟謂之罟。衛風：碩人篇：施罟濊濊。毛傳曰：罟，魚罟。此皆高注所本。若專訓罟為魚網，則失其義矣。罟字必須訓釋，故引詩為證。若罟字，則不須訓釋。上文網罟二字無注，即其證。且此文失鳥二字，承上籠字言之。亡魚二字，則承上罟字言之。若變罟言罟，則又非其指矣。呂氏春秋上農篇：罟罟不敢入於淵。高彼注云：罟，魚罟也。詩云：施罟濊濊。正與此注同。是正今本之誤。初學記武部漁類：太平御覽資產部罟類引此，竝作因江海以為罟。

繳不若無形之像

故矢不若繳，繳不若無形之像。念孫案：初學記引此作矢不若繳，繳不若網。網不若無形之像，是也。上文言射者不能與羅者競多，故曰：繳不若網。又言張天下以為籠，因江海以為罟，又何亡魚失鳥之有？故曰：網不若無形之像，且網與像為韻。今本脫去四字，則失其韻矣。

三仞

管者夏鯨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念孫案：三仞，藝文類聚居處部三。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十，竝引作九仞，是也。初學記居處部引五經異義曰：天子之城高九仞，公侯

七仞伯五仞子男三仞此謂鯨作高城而諸侯背之則當言九仞不當言三仞也

欲寅之心 自穴之獸

是故鞭噬狗策蹶馬而欲教之雖伊尹造父弗能化欲

寅之心亾於中則飢虎可尾何況狗馬之類乎念孫案

欲寅之心寅當為宐字之誤也宐與肉同干祿字書云宐肉上俗下

正廣韻亦云肉俗作宐墨子迎敵祠篇狗彘豚鷄會其宐太元元數為會為宐欲肉者欲會肉

也諸本及莊本皆作欲害之心害亦宐之誤害字草書作宐與宐

相文子道原篇亦誤作害劉績注云古肉字則劉本作

宐可知而今本亦作害蓋世人多見害少見宐故傳寫

皆誤也

吳越春秋句踐陰謀外傳斷竹續竹飛土逐宐今本宐誤作害論衡感虛篇廚門木象生肉足

今本風俗通義肉作害害亦宐之誤又齊俗篇夫水積則生相會之魚土

積則生自穴之獸穴亦宐之誤自肉謂獸相會也相會

之魚自肉之獸其義一也太平御覽禮儀部二引此作

會肉之獸會字涉上句相會而誤而肉字則不誤文子

上禮篇正作自肉之狩狩與獸同

致遠之術

筮策繁用者非致遠之術也念孫案術當為御字之誤

也繆稱篇曰急轡數策者非千里之御也義與此同羣

書治要引此正作御文子道原篇亦作御

循誤為脩

脩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念孫案脩當為循隸書循
 脩二字相似故循誤為脩說見管子廟堂既脩下循道理因天地
 循亦因也若作脩則非其指矣太平御覽地部二居處
 部八引此竝作循文子道原篇亦作循又俶真篇賈便
 其肆農樂其業大夫安其職而處士脩其道脩亦當為
 循此四者皆謂各因其舊也文選西都賦注引此正作
 循太平御覽皇王部二引此亦作循又主術篇橋植直
 立而不動俛仰取制焉人主靜漠而不躁百官得脩焉
 脩亦當為循言人主靜漠而不躁則百官皆得所遵循

猶橋衡之俛仰取制於柱也又齊俗篇守正脩理不苟
 得者不免乎飢寒之患脩亦當為循文選東都賦東京
 賦注引此竝作守道順理順亦循也又詮言篇法脩自
 然已無所與脩亦當為循謂循其自然而已不與也文
 子符言篇作治隨自然隨亦循也又欲見譽於為善而
 立名於為賢今本賢誤作質辯見詮言則治不脩故而事不須時脩
 亦當為循須當為順皆字之誤也文子作治不順理而
 事不須時順亦循也又由其道則善無章脩其理則巧
 無名脩亦當為循循其理即由其道也又由此觀之賢
 能之不足任也而道術之可脩明矣脩亦當為循文子

道德篇作道術可因因亦循也又兵略篇條條脩葉貫萬物百族由本至末莫不有序脩亦當為循循謂順其序也倣真篇曰萬物之疏躍枝舉百事之莖葉條榦皆本於一根而條循千萬是也又泰族篇今夫道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靜漠恬淡訟繆胸中邪氣無所畱滯四枝節族毛蒸理泄則機樞調利百脈九竅莫不順比其所居神者得其位也豈節拊而毛脩之哉脩亦當為循循與拊同意也

萍樹根於水

夫萍樹根於水高注曰萍大蘋也念孫案萍本作蘋雅

引此已誤高注萍大蘋也本作蘋大萍也萍字或作萍爾雅

苹音平萍音瓶其大者蘋音頻召南采蘋傳曰蘋大萍也說文

蘋作蘋亦云大萍也此皆以小者為萍大者為蘋即高注所本也呂氏春秋本味篇菜之美者昆侖之蘋高注

曰蘋大萍舊本大萍誤作大蘋今改正足與此注互相證明矣後人

既改正文蘋字為萍又互改高注蘋萍二字以就之而不知其小大之相反也

榛巢

木處榛巢水居窟穴高注曰聚木曰榛引之曰榛巢連文則榛即是巢猶窟穴連文則窟即是穴榛當讀為櫨

廣雅檜巢也禮運曰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字亦作
 曾大戴禮曾子疾病篇鷹鶴以山為卑而曾巢其上魚
 鼈龜鼉以淵為淺而蹙穴其中羣書治要引曾子蹙穴
 作窟穴以窟穴對曾巢正與此同禮運之檜巢亦與營
 窟對文也凡秦聲曾聲之字古或相通若溱洧之溱說
 文作潛是也高以榛為榛薄之榛主術篇入榛薄高注
 聚木為榛淡草為薄
 則分榛與巢為二物比之下句為不類矣說林篇曰榛
 巢者處茂林安也窟穴者託墜防便也以窟穴對榛巢
 亦與此同彼言榛巢者處茂林則榛巢非茂林也此言
 木處榛巢則榛巢亦非木也若以榛為榛薄之榛則又

合榛與木為一物矣

芄

禽獸有芄人民有室高注曰芄葍劉本芄作芄云芄音
 仇獸葍也與詩芄野之芄同字舊譌作芄念孫案劉本
 是也廣韻芄獸葍也正與高注合脩務篇曰虎豹有茂
 草野蕘有芄芄槎櫛堀虛連比以像宮室此云禽獸有
 芄人民有室其義一也

干越

匈奴出穢裘干越生葛絛高注曰干吳也道藏本朱東
 亮本如是
 劉本改干為于云于越一作於越夷言發聲也茅本又

改于為於念孫案作于者是也春秋言於越者即是越而以為發聲此言于越者謂吳越也若是于字則高注不當訓為吳矣莊子刻意篇夫有干越之劍者釋文司馬云干吳也吳越出善劍也荀子勸學篇干越夷貉之子楊倞曰干越猶言吳越近時嘉善謝氏刻本改干為于又改楊注吳越為於越非是辯見荀子漢書貨殖傳辟猶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于亦干之誤干越皆國名故言戎翟之與干越猶荀子之言干越夷貉也顏師古以為春秋之於越失之司馬彪訓干為吳正與高注同莊從劉本作于則與高注相背矣

被髮文身

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眾於是民人被髮文身以像鱗蟲高注曰被翦也引之曰諸書無訓被為翦者被髮當作勸髮注當作勸翦也漢書嚴助傳越方外之地勸髮文身之民也晉灼曰淮南云越人勸髮見齊俗篇又曰越王句踐勸髮張揖以為古翦字也字又作鬚逸周書王會篇曰越漚鬚髮文身墨子公孟篇曰越王家曰夫翦髮文身甌越之民也此言九疑之南正是越地故亦曰勸髮文身也主術篇是猶以斧勸毛高彼注曰勸翦也勸讀驚攢之攢故此注亦曰勸翦也後人見王制有被髮文身之語遂改勸為被并注中勸

字而改之不知勸與剪同義故云勸剪也若是被字不

得訓為剪矣

趙世家之剪髮趙策作祝髮錢

且越人以

勸髮為俗若被髮則非其俗矣

漢書地理志文身斷髮以避蛟龍之害應劭曰

常在水中故短其髮文其身以像龍子故不見傷害即此所云勸髮文身以像鱗蟲也高注訓勸為剪亦與漢

書斷髮同義

俗尚氣力

鴈門之北狄不穀倉賤長貴壯俗尚氣力念孫案俗本

作各言狄人各尚氣力也各誤為谷

漢郃陽令曹全碑各獲人壽之報各

作各形與谷相似後人因加人旁耳不知不穀倉與下

文人不弛弓馬不解勒皆是狄人之俗非獨尚氣力一

事也太平御覽兵部八十九引此正作各尚氣力

化而為枳

故橘樹之江北則化而為枳鴈鵠不過濟獬渡汶而外

高注曰見於周禮念孫案枳本作橙此後人依考工記

改之也不知彼言橘踰淮而北為枳此言樹之江北則

為橙義各不同注言見周禮者約舉之詞非必句句皆

同也埤雅引此作化而為枳則所見本已誤文選潘岳

為賈謐贈陸機詩在南稱甘度北則橙李善注引淮南

曰江南橘樹之江北化而為橙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果

部橘下並引考工記曰橘踰淮而北為枳又引淮南曰

夫橘樹之江北化而為橙御覽橙下淮南同然則考工作枳而淮南作橙明矣晉王子升甘橘贊曰異分南域北則枳橙此兼用考工與淮南也

與造化者為人下與造化為人文獻故聖人不謀而當不言而信不慮而得不為而成精通於靈府與造化者為人又倣真篇陶冶萬物與造化者為人高注竝曰為治也引之曰高未解人字之義故訓為為治人者偶也言與造化者為偶也中庸仁者人也鄭注曰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偶之言檜風匪風箋曰人偶能割亨者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聘

禮注曰每門輒揖者以相人偶為敬也公會大夫禮注曰每曲揖及當碑揖相人偶是人與偶同義故漢時有相人偶之語上文云與造化者俱本經篇云與造化者相雌雄齊俗篇曰上與神明為友下與造化為人曰俱曰為友曰為人曰相雌雄皆是相偶之意故本經篇與造化者相雌雄文子下德篇作與造化者為人此尤其明證矣莊子大宗師篇彼秀且與造物者為人應帝王篇子方將與造物者為人天運篇久矣夫某不與化為人竝與淮南同意解者亦失之

封壤

管舜耕於歷山，暮年而田者爭處磽确，以封壤肥饒相讓。念孫案：封壤二字，義不相屬。封壤本作封畔，此後人以意改之也。封畔，皆謂田界也。

周官保章氏注：呂氏春秋孟春樂成二篇注，並云：封界也。說文：畔，田界也。

史記五帝紀：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

本出韓子難一。大雅縣傳亦云：耕者讓畔，封畔與肥饒相對為文。下文以曲隈深潭相子，曲隈深潭亦相對為文。覽冥

篇云：田者不侵畔，漁者不爭隈。此云：田者以封畔肥饒相讓，漁者以曲隈深潭相子，其義一也。太平御覽皇王部六，爾雅釋草疏引此，竝作封畔。

後者蹙之，屬腸。

先者上高，則後者攀之。先者踰下，則後者蹙之。先者隕陷，則後者以謀。先者敗績，則後者違之。高注曰：蹙，履也。音展，非展也。念孫案：展與蹙聲不相近，蹙皆當為蹙字之誤也。蹙，女展反，履也。言後者履先者而上也。蹙字或作蹙。廣雅：蹙，履也。曹憲音女展反。莊子庚桑楚篇：蹙市人之足。司馬彪云：蹙，蹈也。淮南說山篇：足蹙地而為迹。說林篇：足所蹙者淺矣。脩務篇：猶釋船而欲蹙水也。高注竝云：蹙，履也。蹙音女展反，而訓為履，故此注云：蹙，履也。音展，非展也。且攀蹙為韻，謀之為韻。謀，古讀若媒，說見唐韻正。若作蹙，則失其韻矣。兵略篇：白刃合流，矢接，涉血屬腸，與

舛扶傷案屬腸二字義不可通屬亦當為屨謂涉血屨
腸也呂氏春秋期賢篇曰塵氣充天流矢如雨扶傷與
舛屨腸涉血是其證也屨字本作屨其上半與屬相似
因誤為屬矣

晚四字

此俗世庸民之所公見也而賢知者弗能避也高注曰
以諭利欲故曰有所屏蔽也念孫案如高注則正文避
字下當有有所屏蔽四字而今本脫之也此承上文而
言言先者有難而後者無患此庸人之所共見也而賢
知者猶不能避則為爭先之見所屏蔽故也故注云故

曰有所屏蔽也凡注內故曰云云皆指正文而言以是
明之

凝竭

非謂其底滯而不發凝竭而不流念孫案竭之言遏也
爾雅曰遏止也底滯凝竭皆止也爾雅底止也原道篇
注滯止也楚辭九歎
注凝也天文篇曰清妙之合專易重濁之凝竭難要略曰
凝竭底滯捲握而不散皆其證也道藏本朱本茅本皆
作凝竭劉績不知其義而改竭為結莊本從之謬矣

無好憎

大包羣生而無好憎澤及岐饒而不求報引之曰無好

憤本作無私好此後人以意改之也文子道原篇正作無私好此承上文生萬物成百事而言言水之利物非有所私好而然也下句澤及蛟螭而不求報亦是此意加一憤字則非其指矣且好與報為韻上下文皆用韻若作無好憤則失其韻矣劉本作無所私亦非

忽區

動溶無形之域而翱翔忽區之上高注曰忽悅之區上也精神篇同精於太清之本而游於忽區之旁高注曰忽區忽悅無形之區旁也引之曰忽區二字文不成義兩區字皆當作茫隸書茫字作茫與區相似而誤太平御覽

地部二十三引原道篇已誤作區

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茫乎而無有象乎釋文茫音荒又

呼晃反芴音忽是茫與荒同爾雅太歲在巳曰大荒落史記麻書荒作茫三代世

表帝茫索隱上文游微霧驚忽悅高注曰忽悅無形之

象文選七發注引作驚忽茫忽茫乃無形之貌故曰動

溶無形之域而翱翔忽茫之上也人閒篇曰翱翔乎忽

荒之上析惕乎虹蜺之間是其明證矣賈誼鵬賦寥廓

翔亦謂翱翔於忽荒之上也此篇及精神篇之忽茫高注亦當云忽

茫無形之象而今本云忽悅之區上忽悅無形之區旁

則後人以已誤之正文改之也

去其誘慕除其嗜欲損其思慮念孫案損當為損字之誤也損與去除同意作損則非其指矣文子道原篇正作捐其思慮又精神篇忘其五藏損其形骸損亦當為捐捐與忘意相近即莊子所謂外其形骸也作損則義不可通矣又下文殘亾其國家損棄其社稷案社稷可言棄不可言損當亦是捐字之誤

不與物散

不與物散粹之至也高注曰散亂又精神篇精神澹然無極不與物散而天下自服高注曰散雜亂貌引之曰

諸書無訓散為雜亂者

說文散雜肉也雜乃離之誤辯見說文攷正

散皆當

為散隸書殺或作敵

見漢殺阮君神祠碑

與散相似散或作散

見李

翁析里橋

與殺亦相似故殺誤為散

太平御覽方術部一引原道篇已誤

莊子齊物論篇焚然殺亂釋文殺郭作散太元元瑩晝夜殺者六禍福雜今本殺誤作散皆其證也說文殺相雜鎔也廣雅殺雜也亂也竝與高注同義則散為殺之誤明矣殺訓為雜義與粹正相反故曰不與物殺粹之至也文子道原篇作不與物雜雜亦殺也莊子刻意篇作不與物交交與殺聲義亦相近精神篇又曰審乎無瑕而不與物糅糅亦殺也若云不與物散則非其指矣

收之

中能得之則外能收之高注曰不養也念孫案收當為
 牧高注不養也當為牧養也此承上文得其內而言能
 得之於中則能養之於外下文筋力勁強耳目聰明所
 謂外能養之也若云外能收之則非其指矣且牧與得
 為韻牧古讀若墨說見唐韻正若作收則失其韻矣俗書收字作收
 形與牧相似故牧誤為收文子道原篇正作牧

迫感

迫則能應感則能動念孫案此當作感則能應迫則能
 動感與應相因迫與動相因精神篇曰感而應迫而動

脩務篇曰感而不應故而不動故今本誤作攻辯見脩務莊子刻意

篇曰感而後應迫而後動皆其證今本感迫二字互誤

物穆

物穆無窮變無形像高注曰穆美莊氏伯鴻曰物穆疑
 當作沕穆念孫案史記賈生傳形氣轉續兮變化而嬗
 沕穆無窮兮胡可勝言漢書作沕穆無閒顏師古曰沕
 穆深微貌沕音勿說苑指武篇亦云沕穆無窮變無形
 像沕沕物古字通高注專解穆字蓋失之矣

得道

故子夏心戰而臞得道而肥念孫案得道本作道勝淺

學人改之也。道勝與心戰相對為文。高注曰：先王之道勝無所復思，故肥也。則正文本作道勝明矣。精神篇曰：子夏見曾子，一臞一肥。曾子問其故，曰：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入見先王之道，又說之，兩者心戰，故臞。先王之道勝，故肥，是其事也。本出韓子喻老篇 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九引此，正作道勝而肥。

至極樂

無不樂則至極樂矣。念孫案：至極樂，本作至樂極。至樂二字連讀，謂極樂也。極至也。言人能無不樂，則極樂自至也。高注曰：至樂，至德之樂。是正文本以至樂連文，今本作至極樂，則與注不合。文子九守篇正作即至樂極矣。

我身

天下之要不在於彼而在於我，不在於人而在於我身。身得則萬物備矣。念孫案：不在於人而在於我身，我字涉上句而衍。彼我人身相對為文，身上不當有我字。劉本移我字於下文，身得之上，而讀我身得為一句，亦非。文子九守篇正作不在於人而在於身，身得則萬物備矣。

萬物元同也

萬物元同也無非無是化育元耀生而如外念孫案此四句皆以四字為句則萬物元同下不當有也字文子九守篇無也字

山峽

逍遙於廣澤之中而仿洋於山峽之旁注曰兩山之間為峽念孫案水經江水注曰江水又東逕赤岬城而淮南子曰彷徨於山岬之旁注曰岬山脅也文選吳都賦傾藪薄倒岬岫李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岬山旁古狎切案水經注所引亦作岬而訓為山脅疑是高注山脅即山旁義與許同也今本岬作峽注云兩山之間為峽

與鄙李所引迥異疑皆後人所改玉篇岬古狎切山旁也亦作岬廣韻岬古狎切山側也峽侯夾切巫峽山名二字音義判然後人誤以山脅之岬為巫峽之峽故改訓為兩山之間不知正文明言山岬之旁則岬為山脅而非兩山之間矣校書者以注訓兩山之間故又改岬為峽而不知其本非原注也集韻岬古狎切兩山之間為岬許慎說或作岬宋人皆誤以高注為許注故云許慎說則所見已非原注但岬字尚未改為峽耳

怨懟 不失

此齊民之所為形植黎黑

黑舊本譌作累文選江淹上建平王書注引作黑今據改

憂悲而不得志也。聖人處之不為愁悴怨懟而不失其所以自樂也。高注曰：懟病也。引之曰：懟與病義不相近。懟皆當為慰。今作懟者，後人以意改之也。怨讀為苑。慰讀為蔚。苑蔚皆病也。傲真篇形傷於寒暑燥濕之虐者，形苑而神壯。高注曰：苑，枯病也。本經篇則身無患，百節莫苑。高注曰：苑，病也。傲真篇五藏無蔚氣。高注曰：蔚病也。是苑蔚皆病也。荀子哀公篇：富有天下而無怨財，楊倞注引禮運事大積焉而不苑。是苑與怨通。莊子盜跖篇：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可謂疾矣。疾亦病也。淮南繆稱篇曰：侏儒瞽師人之困慰者也。是蔚與慰通。故高注云：慰病也。後人不通古訓而改慰為懟，其失甚矣。不失其所以自樂，不字涉上下文而衍，不為愁悴怨懟而失其所以自樂也。作一句讀。

生之充 二者

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二者傷矣。念孫案：充，本作元。此涉下文氣不當其所充而誤也。元者，本也。言氣為生之本也。文選養生論注引此正作元。文子九守篇亦作元。王冰注素問刺禁論云：氣者，生之原語。即本於淮南原與元同。一失位，則二者傷。謂此三者之中，一者失位，則二者皆傷也。各本

二作三因下文此三者而誤文子亦誤作三唯道藏本宋本作

二莊刻依諸本作三非也文選注引此正作二夫

漠暗

貪饕多欲之人漠暗於勢利誘慕於名位高注曰漠暗

猶鈍暗不知足類與貌同各本類誤作類今改正念孫案漠暗皆當

為滇眠字之誤也隸書真字作真莫字作莫二形相似而誤史記高祖功臣侯者表甘泉戴

侯莫搖漢表莫搖作真粘朝鮮傳嘗略屬真番徐廣曰真一作莫新序雜事篇黃帝學乎大真路史疏佗紀曰

大真或作大莫非皆其例也眠之為暗則涉注文鈍暗而誤滇音顛眠音莫賢反滇

眠或作顛冥文子九守篇作顛冥乎勢利是其證也莊

子則陽篇顛冥乎富貴之地釋文冥音眠司馬云顛冥

猶迷惑也言其交結人主情馳富貴即此所云滇眠於

勢利誘慕於名位也高以滇眠為不知足司馬以顛冥

為迷惑迷惑與不知足義相因也又案高云滇眠猶鈍

暗暗讀齊潛王之潛見集韻滇眠鈍暗皆疊韻也鈍暗或

為鈍閔或為頓愒方言頓愒惰也江湘之閒謂之頓愒

淮南脩務篇精神曉洽鈍閔條達高彼注云鈍閔猶鈍

惰也此注云鈍暗不知足貌鈍惰與不知足義亦相因

也

植於高世

冀以過人之智植於高世念孫案植於高世當作植高

藿藎

言萬物摻落根莖枝葉青蔥芥龍藿藎炫煌高注曰藿
 藎炫煌采色貌也藿讀曰唯藎讀曰扈念孫案藿音灌
 與唯字聲不相近藿皆當為藿字之誤也藿讀若唯諾
 之唯字從艸唯聲藿扈者草木之榮華也後漢書馬融
 傳廣成頌說植物云鋪于布濩藿扈薤熒李賢曰藿音
 以揆反郭璞注爾雅云草木華初出為芽爾雅芽莖華
 榮說文芽艸
 之皇榮也芽與藿通扈音戶以上後
 漢書注此言根莖枝葉青蔥芥
 龍藿扈炫煌義與彼同也高注讀藿為唯李賢音以揆
 反正與高讀合劉續不知藿為藿之誤而改藿為藿斯

為謬矣

諸本及
莊本同

又案藿藎之藎當依後漢書作扈注當

作扈讀曰戶正文作藎者因藿字而誤加艸耳後人不
 達又改注文為藎讀曰扈以從已誤之正文則其謬益
 甚矣說文玉篇廣韻集韻類篇皆無藎字

閒於無有

若尅耀之閒於無有退而自失也陳氏觀樓曰閒當作
 問尅耀問於無有事見莊子知北遊篇

衡杓

欂櫨衡杓之氣莫不彌靡而不能為害高注曰欂櫨彗
 星也杓北斗柄第七星引之曰北斗之星不聞為害高

水出沆沆白之沆若作沈沈則與正文注文皆不合矣
又兵略篇天化育而無形象地生長而無計量渾渾沉
沉孰知其藏沉亦當為沆渾渾沆沆廣大貌也爾雅沆
沆也說文沆轉流也讀若混一曰沆舊本脫此三字今據爾雅釋文補
沆混渾古同聲渾渾沆沆即沆沆沆沆沆之轉為沆猶
渾之轉為沆也且沆與象量藏為韻若作沉沉則義既
不合而韻又不諧矣太平御覽兵部二引此已誤凡從沆之字隸或
作亢故沆字或作沆一誤而為沉再誤而為沈散見羣
書而學者莫之能辨也詳見漢書

炊以鑪炭

譬若鍾山之玉炊以鑪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念孫
案炊當為灼字之誤也玉可言灼不可言炊藝文類聚
寶部上太平御覽珍寶部四引作炊皆後人依誤本改
之其御覽地部三引此正作灼白帖七同呂氏春秋士
容篇注作燔以鑪炭燔亦灼也

唯體道能不敗

孟門終隆之山不能禁也舊本脫也字今據下文補唯體道能不敗
湍瀨旋淵呂梁之溪不能留也太行石澗飛狐句注之
險舊本句注作句望劉績曰當作句注今依劉注改莊氏伯鴻曰句望今漢書地理志作句注以義攷之注應即汪字也古汪望同聲凡古字通者皆以聲同相通若汪與注乃字之誤耳古汪字作汪注字作汪後人但

識注不識古字注因之傳譌矣念孫案莊說非也句注之為句望草書之誤耳漢書文帝紀屯句注師古曰句音章句之句凡昆侖空桐薄落岫嶺之屬皆山名之疊韻者句注亦是也若作句望則失其讀矣諸書及本書地形篇皆作句注無作句望者乃反以本書偶誤之字為是而以諸書之作句注者為非且以注為汪之誤望為汪之通見異思遷展轉附不能難也念孫案唯體道會此近日學者之公患也

臺簡 引楯

其所居神者臺簡以游太清引楯萬物羣美萌生高注曰臺猶持也引楯拔擢也錢氏獻之曰臺當作臺說文

也
不偽之注誤衍於此上注云偽敗也天鈞北極之地積寒之野休之輒敗唯體道能不廢也
能不敗六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乃上文休於天鈞而

無一橈 無一輻

若夫墨楊申商之於治道猶蓋之無一橈而輪之無一輻有之可以備數無之未有害於用也念孫案蓋之無一橈輪之無一輻本作蓋之一橈輪之一輻此但言一橈一輻下乃言其有無之無關於利害若先言無一橈無一輻則下文不必更言有無矣此兩無字皆因下文無字而衍

彭導

譬若周雲之龍菴遼巢彭凜而為雨高注曰彭凜蘊積
 貌也念孫案彭凜本作彭薄道藏本作彭渾注同渾即薄
 之誤後人不知而改為凜莊本從之斯為謬矣彭古讀
 若旁說見唐韻正下文云渾渾蒼蒼純樸未散旁薄為一司
 馬相如封禪文旁魄四塞義竝與此同故高注以彭薄
 為蘊積貌若彭凜則為水聲見上林賦而非雲氣蘊積之貌
 與正文注文皆不合矣舊本北堂書鈔天部二引此正
 作彭薄陳禹謨刪去太平御覽天部八同
 所得
 今夫善射者有義表之度如工匠有規矩之數如讀為而此

皆所得以至於妙陳氏觀樓曰所得上脫有字高注有
 所得儀表規矩之巧也是其證

翱翔

雲臺之高墮者折脊碎腦而騷蟲適足以翱翔高注曰
 騷蟲微細故翱翔而無傷毀之患念孫案適足以翱翔
 當作適足以翾高注翱翔而無傷毀之患當作翾飛而
 無傷毀之患說文翾許緣反小飛也原道篇曰跂行喙息
 蠖飛頓動蠖與翾同下文曰飛輕微細者猶足以脫其
 命飛輕二字正承翾字言之若翱翔則為身高飛之貌
 騷蟲之飛可謂之翾不可謂之翱翔也又下文雖欲翾

翔高注曰翔翔鳥之高飛翼上下曰翔直刺不動曰翔而此注不釋翔翔之義則正文本無翔翔二字明矣隸書翔字或作翔見漢唐公房碑形與翽相近故翽誤為翔後人不知翔為翽之誤因妄加翔字耳藝文類聚蟲豸部引此正作翽適足以翽

夫受形於一圜

夫與歧繞同乘天機夫受形於一圜飛輕微細者猶足以脫其命又況未有類也也與邪同念孫案下夫字因上夫字而衍夫與歧繞同乘天機受形於一圜二句連讀不當更有夫字

使知之

今天積惠重厚累愛襲恩以聲華嘔荷嫗掩萬民百姓使知之訢訢然人樂其性者仁也念孫案使下不當有知字此因上文所謂知之而誤衍也劉本無知字是

樗木色青翳而羸瘵蝸皖

夫樗木色青翳而羸瘵蝸皖此皆治目之藥也高注曰樗木苦歷木名也生於山剝取其皮以水浸之正青用洗眼瘵人目中膚翳故曰色青翳青色象也此句內有脫文蓋謂樗木色青象目中青翳之色故以同色者治之也羸瘵薄羸蝸皖目疾也引之曰色青翳當作已青翳注內色青翳同已與瘵相對為文已亦

瘡也言瘡木可以瘡青翳也瘡今作愈呂氏春秋至忠
 篇王之疾必可已也高注曰已猶愈也故此注云用洗
 眼瘡人目中膚翳故曰已青翳也今正文及注皆作色
 青翳者涉注內青色而誤耳羸瘡蝸眈當作羸蠶瘡爛
 眈注內蝸據高注云羸蠶薄羸則羸下原有蠶字明矣
 羸附羸蠶細長羸也燭眈目中疾一切經音義二十引
 許慎注云燭眈目內白翳病也名醫別錄曰蝸籬味甘
 無毒主燭館明目羸蠶蝸籬竝與羸蠶同士冠禮羸醢
 今文羸為蝸
 丙則作燭館與燭眈同羸蠶聲相亂故羸下脫蠶字燭
 蝸醢

蝸草書相似故燭誤為蝸宋證類本草引此已誤

尺之鯉 丈之材 營宇狹小

夫牛蹠之涔無尺之鯉塊阜之山無丈之材所以然者
 何也皆其營宇狹小而不能容巨大也莊氏伯鴻校本
 自敘云太平御覽地部引作牛蹄之涔無徑尺之鯉魁
 父之山無營宇之材無下營宇二字足證今本之脫譌
 念孫案此御覽誤非今本誤也尺之鯉丈之材相對為
 文若作營宇之材則文不成義且與上句不對營宇狹
 小所以不能容巨大若無營宇二字則文義不明鈔本
 御覽作牛蹄之涔無徑尺之鯉魁父之山無丈之材營

字狹小而不能容巨大也尺上有徑字乃後人不識古文辭而妄加之後人以尺之鯉文義未足故加一徑字此未識古人句法也原道篇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呂氏春秋舉難篇曰尺之木必有節目寸之玉必有瑕適屬句竝與此同加一徑字則與下句不對矣御覽鱗介部八引此又作無盈尺之鯉盈字亦後人所加其無丈之材及營字狹小則皆與今本同刻本御覽作無營字之材而下文無營字二字此皆後人妄改不足為據藝文類聚山部上引作牛蹄之涿無尺之鯉魍府之山無丈之林皆其營字狹小而不能容巨大也正與今本同足證刻本御覽之誤劉晝新論觀量篇蹄涔之內不生蛟龍培塿之上不植松柏營字隘也意皆本於淮南彼言營字隘猶此言營字狹小耳亦足證刻本御覽無營字二字之誤尺上無徑字并足證

鈔本御覽之誤

有命在於外

使我可係羈者必其有命在於外也念孫案有命在於外當作命有在於外言既為人所係羈則命在人而不在我也今本命有二字誤倒則文義不明文子精誠篇正作必其命有在外者矣莊子山木篇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即淮南所本

吟德

吟德懷和高注曰吟詠其德含懷其和氣念孫案吟非吟詠之吟乃含字也原道篇含德之所致也高彼注曰

九勑

襲九竅重九勑高注曰勑形也念孫案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勑字勑當為整字之誤也玉篇整古文垠字字從土秋聲說文秋讀若銀九整即九垠也上文曰廬苻之厚通於無整無整即無垠也兵略篇不見朕整覽冥篇作朕垠彼注云垠形狀也故此注亦云

周室之衰

施及周室之衰引之曰之衰二字後人所加也尋繹上文自伏羲氏以下皆為衰世則待其衰而後為衰也下文周室衰而王道廢始言周室

之衰耳若此句先言周室之衰則下文不須更言衰矣文子上禮篇作施及周室無之衰二字

雜道以偽

澆淳散樸雜道以偽儉德以行而巧故萌生高注曰雜粗念孫案雜當為離字之誤也儉讀為險險儉古字通說見經義述聞大戴禮惠而不儉下莊子繕性篇德又下衰澆淳散樸離道以善險德以行郭象注有善而道不全行立而德不夷此正淮南所本文子作離道以為偽險德以為行又本於淮南然則原文作離道明矣高注訓雜為粗則所見本已誤作雜又案偽古為字說見史記淮南衡山傳為偽下為亦行也齊俗篇矜偽以惑世

伉行以違眾矜偽猶伉行耳上文曰夫趨舍行偽者為精求於外也荀子儒效篇曰其衣冠行偽已同於世俗矣行偽即行為離道以偽險德以行言所為非大道所行非至德也與詐偽之偽不同下句巧故萌生始言詐偽耳文子改作以為偽以為行失之

疑聖

於是博學以疑聖率誣以脅眾高注曰博學楊墨之道以疑孔子之術引之曰疑讀曰擬博學以擬聖謂博學多聞之自比於聖人也鄭注周官司服曰疑之言擬也文記平準書人徒之費擬於南夷漢書倉貨志擬作疑文子作狙學以擬聖是其證莊子天地篇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眾即淮南所本也高說失之

真清

水之性真清而土汨之人性安靜而嗜欲亂之念孫案真字於義無取疑後人所加太平御覽方術部一引此作夫水之性清而土汨之人之性安而欲亂之於義為長呂氏春秋本生篇云夫水之性清土者汨之故不得清人之性壽物者汨之故不得壽汨與汨同

芳臭

耳目之於聲色也口鼻之於芳臭也念孫案下句本作口鼻之於臭味謂口之於味鼻之於臭也後人誤讀臭

為腐臭之臭而改臭味為芳臭則與口字義不相屬矣
太平御覽引此正作鼻口之於臭味

淵清

是故神者智之淵也淵清則智明矣智者心之府也智
公則心平矣念孫案以下二句例之則淵清當為神清
此涉上句淵字而誤也太平御覽引此正作神清文子
九守篇同

流沫 沫雨

人莫鑑於流沫而鑑於止水者以其靜也高注曰沫雨
雨潦上沫起覆甌也舊本脫一雨字今據說山篇注補又說山篇人莫

鑑于沫雨而鑑于澄水者以其休止不蕩也注曰沫雨
雨潦上覆盆也沫雨或作流潦念孫案流沫本作沫雨
故高注及說山篇俱作沫雨又太平御覽服用部十九
方術部一竝引淮南子人莫鑑於沫雨而鑑於止水今
本作流沫者後人以意改之耳又案沫雨者流雨之譌
也水動則濁靜則清故曰人莫鑑於流雨而鑑於止水
者以其靜也動與靜相對流與止相對流隸或作沍見
相史晨饗孔廟後碑形與沫相似因譌為沫高以為雨潦上覆甌
非也據高云沫雨或作流潦文子九守篇亦作流潦文選江賦注引作流灑又引
許慎注云楚人謂水暴溢為灑則沫為沍字之譌明矣莊子德充符篇

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崔譔本流作沫亦是沛字之譌

以覩其易也 形物之性也

莫窺形於生鐵而窺於明鏡者以覩其易也夫唯易且靜形物之性也念孫案以覩其易也以下本無覩字以其靜也以其易也相對為文則不當有覩字太平御覽服用部十九方術部一引此竝無覩字夫唯易且靜形物之性也語意未明御覽方術部引作夫唯易且靜故能形物之性情也高注形見也較今本為善文子作神清意平乃能形物之情也

用也必假之於弗用也

由此觀之用也必假之於弗用也念孫案用也二字文不成義太平御覽方術部引此作用者必假之於弗用者是也今本兩者字皆作也涉上文而誤耳文字作故用之者必假於不用者莊子知北遊篇曰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皆其證

然而不免於儻身猶不能行也

孔墨之弟子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世然而不免於儻身猶不能行也又況所教乎高以儻身二字連讀云儻身身不見用儻儻然也念孫案高說非也儻字上屬為

句不免於僞謂躬行仁義而不免於疲也。僞之言羸也廣雅曰僞係也
 疲也說文曰僞垂兒亦疲憊之意玉藻容累累鄭注曰累累羸德貌也王褒洞簫賦曰桀跼驚博僞以頓頓
 僞係累並身字下屬為句呂氏春秋有度篇曰孔墨
 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天下然
 而無所行教者術猶不能行又況乎所教句法正與此
 同

眞人之道

若夫神無所掩心無所載通洞條達恬漠無事無所凝
 滯虛寂以待此眞人之道也念孫案道本作遊此後人
 以意改之也文子九守篇正作遊遊者行也言眞人之

所行如此也上文曰心有所至而神喟然在之反之於
 虛則銷鑠滅息此聖人之游也高注曰游行也精神篇
 是故眞人之所游高注亦曰游行也莊子天運篇古之
 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虛會於苟簡之
 田立於不貸之圃古者謂是采眞之遊並與此眞人之
 遊同意

澤潤玉石

不通此者雖目數千羊之羣耳分八風之調足蹠陽阿
 之舞而手會綠水之趨智終天地明照日月辯解連環
 澤潤玉石猶無益於治天下也高注曰澤潤澤也念孫

案澤潤玉石本作辭潤玉石高注澤潤澤也本作潤澤也此解潤字之義非解澤字之義辭潤玉石謂其辭潤澤如玉石也目數千羊二句以耳目言之足蹠陽阿二句以手足言之智終天地二句以心言之辯解連環二句以口言之若云澤潤玉石則文不成義矣今案正文澤字涉注文潤澤也而誤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五引此已誤後人不達又於注內加一澤字以從已誤之正文耳文子九守篇王作辭潤玉石

知不能平

蜂蠆螫指而神不能愴高注愴定也蚤蝨嗜膚而知不能平

念察案知不能平四字義不相屬知本作性性猶體也

呂氏春秋壅塞篇牛之性不若羊羊之性不若豚高注性猶體也少儀曰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則有之矣楚語曰制城邑若體性焉有首領股肱至于手平靜也鬼谷子摩篇謂體不能靜也莊子天運篇蚊虻嗜膚則平者靜也

通管不寐是也後人不知性之訓為體故妄改之耳太平御覽蟲豸部二引此正作性不能平

一人養之十人拔之

今夫樹木者一人養之十人拔之則必無餘榘與榘同念

孫案一當為十十當為一此言養之者雖有十人而一人拔之則木必死也下文曰今盆水在庭清之終日未

能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撓而不能察方員意此與同魏策亦云十人樹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今本十一二字互誤則非其指矣太平御覽資產部三所引與今本同亦後人依誤本改之其方術部一引此正作十人養之一人拔之

草木不夭九鼎重味

當此之時風雨不毀折草木不夭九鼎重味珠玉潤澤太平御覽皇王部二引此天下有死字念孫案風雨不毀折草木不夭死相對為文則有死字者是也文子道德篇亦有死字九鼎重味味字於義無取蓋卽下文珠

字之誤而衍者也御覽引此作九鼎重又引注云王者之德休明則鼎重此蓋許注則無味字明矣

淮南內篇第二

生虛靈，即承上文太始而言。王逸注楚辭天問曰：太始之元，虛廓無形。廓與正所謂太始生虛靈也。後人以老子言道先天地生，故改太始生虛靈為道始於虛靈，而不知與故曰太始句，文不相承也。御覽引此作道始生虛靈，太字已誤作道，而生字尚不誤。

宇宙生氣氣有漢垠

宇宙生氣，氣有漢垠。念孫案：此當為宇宙生元氣，元氣有涯垠。下文清陽為天，重濁為地，所謂元氣有涯垠也。今本脫去兩元字，涯字又誤為漢。太平御覽天部一元氣下引此，正作宇宙生元氣，元氣有涯垠。

積陽之熱氣生火 積陰之寒氣為水 日月之淫為

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為日，積陰之寒氣為水，水氣之精者為月，日月之淫為精者為星辰。引之曰：積陽之熱氣生火，積陰之寒氣為水。本作積陽之熱氣久者生火，積陰之寒氣久者為水。言熱氣積久則生火，寒氣積久則為水。今本無久者二字，後人刪之也。初學記天部上，太平御覽天部四，並引此云：積陰之寒氣久者為水，隋蕭吉五行大義辨體性篇引此云：積陽之熱氣反者為火，積陰之寒氣反者為水。藝文類聚天部上引

此云積陰之寒氣大者為水反與大皆久字之誤則原有久者二字明矣日月之淫為本作日月之淫氣此因上下文為字而誤廣韻星字注引此云日月之淫氣精者為星辰日月之淫氣與積陽之熱氣積陰之寒氣文正相對精者為星辰與精者為日精者為月文亦相對下文天地之偏氣怒者為風天地之合氣和者為雨句法亦相同

天之偏氣怒者為風天地之合氣和者為雨

天之偏氣怒者為風天地之合氣和者為雨劉本刪去下句天字而莊本從之念孫案大戴禮曾子天圓篇陰陽之氣偏則風和則雨藝文類聚天部下引曾子曰天地之氣和則雨是風雨皆天地之氣豈得以風屬之天雨屬之地乎下句當依道藏本作天地上句當補地字又案含氣當為合氣合含字相似又涉上文含氣而誤也合氣與偏氣正相對作含則非其指矣

月虛

月虛而魚腦減念孫案虛當為虧字之誤也虧字脫去右半因誤而為虛埠雅月可言盈虧不可言虛實太平御覽鱗介部十三引此正作月虧藝文類聚天部上御覽天部四引此竝作月毀蓋許慎本毀亦虧也

鳥飛

故鳥飛而高魚動而下念孫案飛本作動此後人妄改之也同一動也而有高下之殊故曰鳥動而高魚動而下猶睽象傳言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也若鳥言飛則魚當言游矣太平御覽鱗介部七引此正作鳥動而高

五億萬里

天去地五億萬里念孫案開元占經天占篇引此作億五萬里太平御覽地部一引詩含神霧亦云天地相去億五萬里然則億五二字今本誤倒也

二十八宿 凡二十八宿也

天有九野五星八風二十八宿五官六府注曰二十八宿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西方奎婁胃昂畢觜參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也引之曰二十八宿四字及注二十八宿云云皆後人所加也下文於九野五星八風五官六府皆一一釋之而不及二十八宿但於所說九野中附以其星角亢氐云云使有二十八宿四字下文不應不為解釋且不應以二十八宿併入九野條內使綱目不相當也然則此處原文無二十八宿四字明矣注於牽牛須女營室東壁觜觿東井輿鬼七星皆省一字稱之文義苟簡決非漢人所為

天文

時則二篇於牽牛須女等名皆不從省月令爾雅及呂氏春秋十二紀有始覽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地理二志無不皆然唯此篇所劉圖於營室東壁觜各省一字而牽牛須女東井與鬼七星皆不省漢書律厯志說十二次於東井省東字而牽牛婺女營室皆不省說四方星度於牽牛婺女東壁觜東井與鬼七星各省一字而營室獨不省此則七星但稱星則無以別於他星後人改之而未盡者也

牽牛謂之牛營室謂之室觜觶謂之觜皆文不成義又案下文星分度角十二亢九氏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四分一斗二十六牽牛八須女十二虛十危十七營室十六東壁九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昴十一畢十六觜觶二參九東井三十三與鬼四柳十五七星七道藏本脫下七字各本及莊本脫上七字今補正張翼各十八軫十七凡二十

八宿也凡二十八宿句亦後人所加此說星之分度非說星之全數也無緣得有此句

四守 天阿 太一之庭

紫宮太微軒轅咸池四守天阿阿當作河高注曰皆星

名下自解又太微者太一之庭也太一當作五紫宮者

太一之居也軒轅者帝妃之舍也咸池者水魚之圃也

天阿者羣神之闕也四守者各本守作宮涉上文紫宮而誤今據上文四守及北

堂書鈔天部二初學記天部上所以司賞罰各本以下

太平御覽天部六所引改正注曰四守紫宮軒轅咸池天阿據舊本北堂書鈔初學記太平御覽所引刪引之曰據前注則四守亦星名據後注則四守乃總括

四星之稱非星名也前後注意迥殊今細繹原文前注是也紫宮太微軒轅咸池四守天阿劉其名也太一之庭太一之居帝妃之舍水魚之囿羣神之闕及所以司賞罰則明其職也故前注曰皆星名下自解後注以四守爲紫宮軒轅咸池天阿其不可通有三太微紫宮竝舉何以數紫宮而不數太微其不可通一也四守若爲紫宮軒轅咸池天阿之總稱則上文四守二字當列於紫宮前爲統下之詞或列於天阿後爲統上之詞其義乃通何以雜廁諸星之間而云紫宮太微軒轅咸池四守天阿邪其不可通二也軒轅帝妃之舍咸池水魚之

園皆與賞罰之事無涉其不可通三也初學記太平御覽竝引許慎注曰四守紫宮軒轅咸池天阿也然則此乃許注後人移入高本而前後遂相矛盾矣

天阿本作天河後人以天河非星名故改爲天阿也案開元占經甘氏中官占引甘氏曰天阿一星在昴面以察山林之妖變也與門闕之義無涉且天阿非黃道所經不得言羣神之闕也北堂書鈔太平御覽引此竝作天河又引高注曰天河星名闕猶門也

各本脫天河又星名四守

初學記太平御覽引許注以天河爲四守之一是許本亦作天河天河蓋卽北河南河也夾河之南北故總謂

之天河天官書曰鉞北北河南南河兩河天闕開為關
 梁開元占經石氏中官占引郗萌曰兩河成與戊即鉞字
 俱為帝闕又占曰兩成間為天門日月五星常出其門
 中故曰天河者羣神之闕也高注訓闕為門正合郗萌
 之說羣神即日月五星之神也韓子飾邪篇曰豐隆五
 行太一王相攝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槍歲星所謂天河
 蓋即指此

天官書曰中官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環之匡
 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開元占經石氏中官占引春
 秋合誠圖曰紫微者太一之常坐太一在紫宮之中非

太微中所有不得言太微太一之庭諸書亦無言太一
 之庭者此太一二字蓋因下文太一之居而誤太平御覽引此

已太一之庭當作五帝之庭天官書曰太微匡衛十二
 星藩臣其內五星五帝坐太平御覽引天官星占曰紫
 宮太一坐也太微之宮天子之庭五帝之坐也即此所
 云太微五帝之庭紫宮太一之居也續漢書天文志注
 引張衡靈憲曰紫宮為皇極之居太微為五帝之廷廷
古字又其一證矣注內太一天神也亦當為五帝天神
 也蓋正文既誤為太一後人又改注以從之耳

歲鎮行一宿

鎮星以甲寅元始建斗歲鎮行一宿念孫案行字因上下文而衍既云歲鎮一宿則無庸更言行開元占經填星占引此無行字史記天官書亦無

太白元始以正月甲寅與熒惑晨出東方

太白元始以正月甲寅與熒惑晨出東方引之曰此本作太白元始以甲寅正月與營室晨出東方甲寅正月者甲寅年之正月也下文太陰元始建於甲寅開元占經填星占篇引舊注曰甲寅元始麻起之年也犬衍麻議引洪範傳曰麻記始於顓頊上元太始闕蒙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朔月己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闕

蒙與闕逢同太歲在甲曰闕逢在寅曰攝提格闕逢攝提格之歲者甲寅之歲也正月爲陬畢陬之月者正月也七曜者日月及太白歲星辰星熒惑鎮星也上元太始闕逢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太白在營室故曰太白元始以甲寅正月與營室晨出東方也天官書說太白曰其紀上元以攝提格之歲與營室晨出東方開元占經太白占篇引甘氏亦曰太白以攝提格之歲正月與營室晨出於東方皆其明證後人不審其義遂改甲寅正月爲正月甲寅又改營室爲熒惑不知甲寅者甲寅年也若云正月甲寅則是甲寅日矣顓頊麻元所起之

日為己巳，非甲寅也。其謬一也。甲寅正月，先年而後月。

若云正月甲寅，則不知在何年矣。其謬二也。註本改甲寅為建寅

九太白與營室晨出東方，猶下文歲星與營室東壁晨

出東方，皆以所在之宿言之。若云與熒惑晨出東方，則

不知在何宿矣。其謬三也。漢書天文志晉灼注：太白常

方亦後人依誤本淮南改之。

當出而不出

當入而不入，當出而不出，天下興兵。念孫案：當出而不出，

已見上文。此當作未當出而出。太白金主兵，故當出而

不出，未當入而入，則天下偃兵。見上文。當入而不入，未當

出而出，則天下興兵也。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及開

元占經、太白占引石氏星經，並云：未當出而出，當入而

不入，天下起兵，是其證。

祀四郊 決刑罰

景風至，則爵有位。案：有位則有爵，此言爵有位，於義不可通。太平御覽時序部八引作施爵

位。文選任昉王文憲集序注引作施爵祿。賞有功，涼風至，則報地德。祀四郊

闡闔風至，則收縣坐。琴瑟不張，不周風至，則脩宮室。繕

邊城，廣莫風至，則閉關梁。決刑罰，念孫案：祀四郊，本作

祀四鄉。四鄉，四方也。越語：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韋

注曰：鄉，方也。故高注云：祀四方神，即月令所謂命主祠。

祭禽于四方也。易通卦驗曰：涼風至，報土功，祀四鄉。白虎通義曰：涼風至，報地德，祀四鄉，皆其明證也。若作四郊，則失其義矣。且鄉與功，張為韻。功字合韻，讀若光。月，功與行，明彰長行，為韻。韓子主道篇去賢而有功，與明強常常為韻。楚辭惜誓，惜傷身之無功，與狂長為韻。若作郊，則失其韻矣。決刑罰，本作決罰刑，故高注云：罰刑疑者，於是順時而決之。下文曰：斷罰刑，時則篇曰：休罰刑。又曰：斷罰刑，皆其證也。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二引此，亦作斷罰刑，刑與城為韻。若作刑罰，則失其韻矣。

大終日月星辰復始甲寅之元

天一元始，正月建寅，日月俱入營室五度，天一以始建。七十六歲，日月復以正月入營室五度，無餘分，名曰一紀。凡二十紀，千五百二十歲。各本千上有一字，開元大紀，凡二十紀，千五百二十歲，占經所引無今從之。大終，日月星辰復始甲寅之元，引之曰：大終下當有三終二字。下文曰：一終而建甲戌，二終而建甲午，三終而復得甲寅之元。蓋一終而建甲戌，積千五百二十歲，二終而建甲午，積三千四十歲，三終而復得甲寅之元，積四千五百六十歲。劉績謂每終二十年，三終共六十年，大誤。故曰：千五百二十歲大終，句三終，日月星辰復始甲寅之元也。千五百二十歲一終，但至甲戌不得復始甲寅之元，故知脫三終。

二字也。日月五星起於營室，乃顓頊曆元。見太歲攷開元占經古今歷積篇曰：黃帝曆元法四千五百六十，顓頊曆同，則顓頊曆以四千五百六十歲為一元。若非三終，不得有此數矣。漢書律曆志曰：三終而與元終。續漢志曰：三終歲復，復青龍為元，是其例也。開元占經曰：占篇引此已脫三終二字。

日行一度而歲有奇

日行一度而歲有奇，四分度之一，引之曰：日行一度，本作日行危一度。後人刪去危字耳。日行危一度而歲有奇，四分度之一者，言每歲日行至危之一度，而有四分

一之奇零也。蓋四分度之一，微茫難辨，其所在本無定處。推步者視周天之度，起於何宿，則附餘數於度所止之宿。如殷曆以冬至日躔起度，則度起牽牛，而以四分度之一附於斗。開元占經北方七宿占篇引石氏曰：斗二十六度四分度之一，是也。斗牽牛為星紀，度起星紀，則以四分度之一附於析木。下文曰：星分度箕十一四分一，是也。尾箕析木也顓頊曆以立春日躔起度，則度起營室，而以四分度之一附於危。即此所云日行危一度而歲有奇四分度之一，是也。廣雅說七耀行道曰：日月五星行黃道，始營室東壁，又曰行須女虛危，復至營室，是

度起營室而止於危月令所謂日窮于次也故以四分
度之一附於危焉危不止一度而獨附於一度者星度
多少古今不同唯第一度不異故附於此耳開元占經
日占篇引此正作日行危一度又引注曰危北方宿也
則有危字明矣若如今本作日行一度則所謂四分度
之一者不知附於何宿矣甚矣其不可通也

鑿地

陰氣極則下至黃泉北至北極故不可以鑿地穿井念
孫案太平御覽地部三十二池下引此作鑿池穿井於
義為長

十二月

十二月德居室三十日念孫案十二月當為十一月上
文云冬至德在室是也

升日行一度 熱升 升勺

兩維之間九十一度也

道藏本此下有高注自東北至東南為兩維云云凡二十九字

十六分度之五而升日行一度十五日為一節以生二
十四時之變念孫案九十一度十六分度之五作一句
讀其高注自東北至東南云云本在十六分度之五下
道藏本誤入九十一度下度下又衍也字遂致隔斷上
下文義劉績本刪去也字是也乃又移高注於下文而

升二字之下，而莊本從之，則其謬益甚矣。升當為斗字之誤也。隸書斗字作升，形與升相似，傳寫往往譌溷。而斗日行一度，作一旬。

讀言斗柄左旋，日行一度，而以十五日為一節也。上文云紫宮執斗而左旋，日行一度，以周於天下。下文云斗指

子，則冬至加十五日指癸，則小寒皆其明證也。又齊俗

篇糟邱生乎象檣，炮格生乎熱升。炮格謂為銅格，布火其下，置人於上也。格

音如字，俗作烙，音洛，非此。段氏若膺說見鍾山札記。升亦當為斗，北堂書鈔服飾

部四，太平御覽服用部十四，竝引淮南炮格始於熱斗，

又引許慎注曰：熱斗，熨斗也。紂見熨斗爛人手，遂作炮

格之刑，是也。又兵略篇章華之臺燒，以升勺沃而救之。

升亦當為斗，鄭注少牢饋食禮曰：料，澗水器也。料與斗同。

冬至以後十二律 日冬至音比林鍾 雨水

驚蟄 清明 穀雨

冬至音比黃鍾，小寒音比應鍾，大寒音比蕪鍾，立春音

比南呂，雨水音比夷則，驚蟄音比林鍾，春分音比蕤賓，

清明音比仲呂，穀雨音比姑洗，立夏音比夾鍾，小滿音

比太簇，芒種音比大呂，夏至音比黃鍾，小暑音比大呂

太暑音比太簇，立秋音比夾鍾，處暑音比姑洗，白露音

比仲呂，秋分音比蕤賓，寒露音比林鍾，霜降音比夷則，

立冬音比南呂，小雪音比蕪射，大雪音比應鍾，又下文

曰日冬至音比林鍾浸以濁日夏至音比黃鍾浸以清以十二律應二十四時之變引之曰冬至音比黃鍾當爲音比應鍾下當云小寒音比蕤賓大寒音比南呂立春音比夷則雨水音比林鍾驚蟄音比蕤賓春分音比仲呂清明音比姑洗穀雨音比夾鍾立夏音比太簇小滿音比大呂芒種音比黃鍾其日冬至音比林鍾亦當爲音比應鍾蓋音以數少者爲清數多者爲濁冬至以後逆推十二律由清而濁夏至以後順推十二律由濁而清冬至應鍾其數四十二爲最清小寒蕤賓其數四十五則濁於應鍾矣大寒南呂其數四十八則又濁於

蕤賓矣立春夷則其數五十一則又濁於南呂矣雨水林鍾其數五十四則又濁於夷則矣驚蟄蕤賓其數五十七則又濁於林鍾矣春分仲呂其數六十則又濁於蕤賓矣清明姑洗其數六十四則又濁於仲呂矣穀雨夾鍾其數六十八則又濁於姑洗矣立夏太簇其數七十二則又濁於夾鍾矣小滿大呂其數七十六則又濁於太簇矣芒種黃鍾其數八十一則最濁矣故曰日冬至音比應鍾浸以濁也夏至以後與此相反故曰日夏至音比黃鍾浸以清也夏至音比黃鍾爲音之最濁者則冬至之音當爲最清者最清者非應鍾而何後人但

知月令仲冬律中黃鍾之文遂改冬至音比應鍾為音
 比黃鍾而移應鍾於小寒且并無射以下遞移其次高
 亦遞而不知月令所言者十二月之律此所言者二十
 四時之律本不相同也至改日冬至音比應鍾為音比
 林鍾則謬益甚矣宋書律志引此已誤又案驚蟄本在雨水前穀
 一本在清明前今本驚蟄在雨水後穀雨在清明後者
 人以今之節氣改之也漢書律厯志曰詠嘗中驚蟄
 曰雨水降婁初雨水今日驚蟄大梁初穀雨今日清
 中清明今日穀雨是漢初驚蟄在雨水前穀雨在清
 明前也桓五年左傳正義引釋例曰漢太初以後更改

氣名以雨水為正月中驚蟄為二月節月令正義引劉
 歆三統厯雨水正月中驚蟄二月節又引易通卦驗清
 明三月節穀雨三月中藝文類聚歲時部上引孝經緯
 曰斗指寅為雨水指甲為驚蟄指乙為清明指辰為穀
 雨三書皆出太初以後故氣名更改三統厯與緯書不
 皆出西漢末
 應淮南王書先已如是其為後人所改明矣逸周書周
 月令中氣驚蟄春分清明今本作雨水春分穀雨時訓篇
 驚蟄雨水穀雨清明今本雨水在驚蟄前清明在穀雨
 前皆後人所改詳見
 盧氏紹弓校本日知錄謂淮南子已先雨水後驚
 蟄失之

陽氣凍解

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陽氣凍解引之曰陽氣凍解文不成義當作陽凍解陽凍地上之凍也陰凍地中之凍也立春之日地上之凍先解故曰陽凍解管子臣乘馬篇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是也今本陽下有氣字因注內陽氣而衍

雷戒

秋分雷戒蟄蟲北鄉念孫案戒當為臧字之誤也臧古藏字秋分雷藏與上文春分雷行相應時則篇云八月雷不藏是其證也且臧與鄉為韻若作戒則失其韻矣藏字古皆作臧故說文無藏字今書傳中作藏者多作

臧者少大抵皆後人所改也此臧字若不誤為戒則後人亦必改為藏矣

太歲

咸池為太歲錢氏曉徵荅問曰問淮南以咸池為太歲與它書所言太歲異何故曰淮南書云斗杓為小歲咸池為大歲大時者咸池也小時者月建也皆以大小相對初未嘗指咸池為太歲其作太歲者乃後人轉寫之譌吳斗南兩漢刊誤謂淮南不名天一為太歲又自以咸池名之則南宋本已誤矣念孫案錢說是也

起右徙一歲而移十二歲而大周天

天維建元常以寅始句起此字上有脫文右徙二歲而移十二

歲而大周天終而復始引之曰起字上當有脫文蓋言

甲寅之年歲星在嫩訾之次營室東壁也詳見下條是歲星所起

也起與二始字二子字韻也二子字見下文必言歲星所起者

太歲與歲星相應而行故言太歲建元必以歲星也漢

書律歷志曰木金相乘為十二是為歲星小周小周乘

以策為一千七百二十八是為歲星歲數鄭注周官保

章氏曰歲星為陽右行於天太歲為陰左行於地十二

歲而小周馮相氏疏曰太歲在地與天上歲星相應而

行歲星為陽右行於天一歲移一辰又分前辰為一百

四十四分而侵一分則一百四十四年跳一辰十二辰

而則總有千七百二十八年十二跳辰而以此而計之

十二歲一小周謂一年移一辰故也千七百二十八年

一大周十二跳而故也歲左行於地一與歲星跳辰年

數同以上賈疏然則右徙周天皆謂歲星若建寅之太歲左

行於地不得謂之右徙周天矣起字之上有脫文無疑

周天上本無大字後人加之也歲星十二歲而小周天

不得謂之大周淮南王時未有歲星超辰之說亦無大

周小周之分上文曰歲星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

句十二歲而周無大字

太一在丙子

淮南元年冬

漢初以十月為歲首故言元年冬

太一在丙子高注曰淮

南王安即位之元年引之曰太一乃北極之神與紀歲

無涉太一當作天一此因天字脫去上畫後人又加點

於下耳廣雅曰天一太歲也漢元封七年太歲在丙子

上推至文帝十六年

下距元封七年凡六十年

為淮南王安始封之

年太歲亦當在丙子故曰天一在丙子也古者天一太

歲太陰名異而實同詳見太歲攷

潛研堂文集曰淮南天文訓冬至甲午立春丙子必有

譌蓋冬至與立春相去四十五日有奇古今不易自甲

午訖丙子僅四十三日此理之所必無者以術推之是

年冬至蓋已酉日立春則甲午日耳引之曰錢說非也

下文日冬至子午夏至卯酉冬至加三日則夏至之日

也歲遷六日終而復始高注曰遷六日今年以子冬至

後年以午冬至也則冬至之日非子即午明矣下文壬

午冬至甲子受制謂立春也與此冬至甲午立春丙子

其法正同不得以甲午為己酉之譌也立春丙子與上

文始起始子為韻若作立春甲午則失其韻矣冬至甲

午至立春丙子四十三日與後人麻法不同者古法多

疏故也。下文壬午冬至至甲子受制亦四十三日，以是明之。

二陰一陽

二陰一陽成氣二，二陽一陰成氣三。引之曰：二陰當作一陰，一陰一陽所以成氣二也。高注曰：陰羸弱，故得氣少。陽精微，故得氣多。正以一陰與一陰為二，二陽與二陽為三。陰數少而陽數多也。續漢書天文志引律術曰：陽性動，陰性靜。動者數三，靜者數二。是也。二陰而分三之，則各為一陰矣。

七十二日而歲終庚子受制

七十歲而復至

甲子

七十二日而歲終庚子受制，歲遷六日，以數推之。七十歲而復至甲子，引之曰：上文言壬午冬至，甲子受制，由甲子受制以歲遷六日推之。一日乙丑，二日丙寅，三日丁卯，四日戊辰，五日己巳，六日庚午，則當作庚午受制。今本作庚子，涉上文庚子而誤也。由甲子受制，每歲以遷六日推之。至十歲而六十甲子終而復始，則當作十歲而復至甲子。今本十上有七字，涉上文七十二日而衍也。

養老鰥寡

戊子受制則養老鰥寡行桴鬻施恩澤念孫案養老鰥寡當作養長老存鰥寡今本脫長存二字則句法與上下文不協時則篇曰季夏存視長老行桴鬻仲秋養長老行桴鬻飲食春秋縣露治水五行篇曰土用事則養長老存幼孤矜寡獨施恩澤開元占經填星占篇引巫咸曰填星受制則養老蓋脫長字存鰥寡行餽粥施恩澤皆其證

大剛魚不為

壬子干庚子大剛魚不為引之曰大剛二字義不可通大字蓋因上文大旱而衍剛當為則字之誤也則魚不

為四字連讀高注不為魚春秋縣露治亂五行篇曰水千金則魚不為是其證

收其藏

以至於仲春二月之夕夕謂月之下旬也書大傳月之朝月之中月之夕鄭注曰上旬為朝中甸為中下旬為夕字亦作筭呂氏春秋任地篇曰孟夏之筭殺三葉而獲大麥乃收其藏而閉其寒高注曰收斂其所藏而閉之念孫案太平御覽時序部四引此本作乃布收其藏而閉其寒引高注本作收斂其所藏而出布之閉其陰寒令不得發泄後人既不解布收二字之義而削去布字又刪改高注以滅其迹甚矣其妄也又案布收其藏者布讀為敷敷與布古

字通皋陶謨敷同日奏罔功禹貢篠簜數史記夏本紀敷竝作布顧命敷重蔑席說文引作布商頌長發篇敷政優優成二年左傳引作布聘禮周頌賚篇箋云敷管人布幕于寢門外今文布作敷猶徧也堯典敷奏以言史記五帝紀作徧告以言言徧收其藏而閉其寒也上文云至秋三月地氣下藏百蟲蟄伏故此言仲春之夕乃布收其藏而閉其寒布字在收其藏之上本謂徧收其藏非謂收其所藏而出布之也高氏誤解布字後人求其說而不得遂以布為衍文而削之矣

禽鳥

女夷鼓歌以司天和以長百穀禽鳥草木念孫案禽鳥當為禽獸藝文類聚歲時部上引作以養百穀禽獸草木太平御覽時序部四百穀部一竝引作以長百穀禽獸草木是其證

小還 大還

日至於昆吾是謂正中至於鳥次是謂小還至於悲谷是謂舖時至於女紀是謂大還念孫案小還大還當為小遷大遷字之誤也遷之為言西也日至昆吾謂之正中至鳥次則小西矣故謂之小遷至女紀則大西矣故謂之大遷漢書律厯志曰少陰者西方西遷也陰氣遷落物白虎通義曰西方者遷方也萬物遷落也是遷與西同義若作小還大還則義不可通矣舊本北堂書鈔

天部一及藝文類聚初學記天部上太平御覽天部三
引此竝作小遷大遷陳禹謨依俗本
改為大還小還

淵虞

至於淵虞是謂高春念孫案淵虞當作淵隅注隅虞聲

相亂又涉下文虞淵而誤也桓五年公羊傳疏舊本北

堂書鈔及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引此竝作淵隅

陳禹謨改為
虞淵大謬楚辭天問補注引此亦作淵隅則南宋本

尚不誤

至於

至於蒙谷是謂定昏念孫案至本作淪此涉上文諸至

字而誤也淪入也見原道精神本經三篇
注及漢書敘傳應劭注沒也篇注楚

辭九歎注及
說文廣雅淪於蒙谷與上出於扶桑相對舊本北堂

書鈔及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引此竝作淪陳禹
謨依

俗本改
淪為至楚辭補注同

禹以為朝晝昏夜

日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禹以為朝晝

昏夜念孫案禹字義不可通禹當為離俗書離字作離

漢北海相景君碑陰當離墓側魯相韓勅造孔廟禮器
碑離敗聖輿字竝作離其左畔與禹相似因誤為禹類

氏家訓書證篇論俗書
日離則配禹正謂此也脫去右畔而為禹耳離者分也

言分為朝晝昏夜也精神篇別為陰陽離為八極文義

與此同

十二月指丑

帝張四維運之以斗月徙一辰復反其所正月指寅十二月指丑一歲而而終而復始引之曰十二月指丑本作十一月指子後人改之也指寅指子皆歷元所起故以二者言之晉書律歷志引董巴議曰顓頊歷以今之孟春正月為元其時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于天歷營室也湯作殷歷更以十一月朔旦冬至為元首下至周魯及漢皆從其節是顓頊歷起寅月殷歷起子月也故下文指寅寅則萬物蟠蟠然也先言指寅顓頊歷之遺

法也上文斗指子則冬至先言指子殷歷之遺法也指寅指子皆言其始一歲而而乃言其終蓋起於寅者至丑而而起於子者至亥而而也後人不知古歷有二法而改為十二月指丑非也指丑則一歲已而而不須更言一歲而而矣且子與始為韻若作丑則失其韻矣太平御覽時序部一引此正作十一月指子

則萬物蟠

指寅則萬物蟠念孫案此當作指寅句寅句則萬物蟠蟠然也句寅則萬物蟠蟠然者猶云寅者言萬物蟠蟠然故高注曰動生貌史記律書亦曰寅者言萬物始生

蟻然也。今本寅下脫一寅字。蟻下又脫蟻然也。三字則文不成義。且句法與下文不協矣。太平御覽時序部一引此正作寅。則萬物蟻然也。

未味也

未味也。念孫案未下脫者字。自午者忤也。至丑者紉也。皆有者字。味本作昧。後人以漢書律厯志云。昧。夔於未。故改味為昧。不知淮南自訓未為味。與漢書不同也。五行大義論支幹名篇。及太平御覽引淮南竝云。未者味也。白虎通義及廣雅竝云。未味也。說文未味也。六月滋味也。六月下有脫文。史記律書未者味也。言萬物皆成有滋味也。義竝與淮南同。

其加卯酉三句

其加卯酉則陰陽分。日夜平矣。引之曰。此三句不與上文相承。尋繹文義當在前日短而夜脩之下。云其加卯酉者。王弼注老子曰。加當也。承夏日至。冬至言之。彼言冬夏至。此言春秋分也。言陰陽分。日夜平者。承陽勝陰勝。日夜脩短言之。言至春秋分。則陰陽無偏勝。日夜無脩短也。寫者錯亂在此。今更定其文如左。

夏日至則陰乘陽。是以萬物就而歿。冬至則陽乘陰。是以萬物仰而生。晝者陽之分。夜者陰之分。是以陽氣勝。則日脩而夜短。陰氣勝。則日短而夜脩。其加卯酉則

陰陽分日夜平矣

引而止也 呻之也

林鍾者引而止也指申申者呻之也念孫案之字當在

上文引而止下今本誤在呻字下則文不成義自午者

丑者紐也也五行大義論律呂篇論支幹名篇及太平

御覽引此竝云林鍾者引而止之也申者呻也是其證

曰規

道曰規始於一念孫案曰規二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

此因上文故曰規生矩殺而誤衍也宋書律志作道始

於一無曰規二字

兵重三罕

故祭祀三飯以為禮喪紀三踊以為節兵重三罕以為

制念孫案重罕二字義不可通重當為革祭祀喪紀兵

革皆相對為文革字古文作革隸省作革與重相似而

誤罕當為軍言兵革之事以三軍為制也軍字草書作

𠄎與罕相似而誤

徵生宮宮生商

徵生宮宮生商劉績曰當作宮生徵徵生商念孫案劉

說是也上文曰黃鍾為宮太簇為商林鍾為徵又曰黃

鍾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太簇所謂宮生徵徵生商也宋

書律志晉書律厯志並作宮生徵徵生商地形篇亦曰

變宮生徵變徵生商高注變猶化也

角生姑洗

角生姑洗引之曰音律相生皆非同位者上文曰姑洗

為角則角與姑洗為一不得云角生姑洗也生當為主

上文黃鍾主十一月云云與此主字同義角主姑洗猶言姑洗為角耳主與

生相似又因上下文生字而誤宋書律志亦誤作生秦氏

五體通攷改作角為姑洗非是五音為六律之綱可言姑洗為角不可言角為姑洗也

比於正音

姑洗生應鍾比於正音故為和高注與正音比故為和應鍾生蕤

賓不比於正音故為繆各本脫於字今據宋書補劉績曰以序論之

黃鍾為宮以次而商角徵羽姑洗生應鍾變宮在商呂

羽之後故曰比於正音為和應鍾生蕤賓變徵閒入正

音角羽之間故曰不比正音為繆引之曰劉說非也七

音之序周回相次變宮在羽之後宮之前變徵在角之

後徵之前唐武后樂書要錄說七聲次第曰假令十一月黃鍾為宮隔一月以正月太簇為商又隔

一月以三月姑洗為角又隔一月以五月蕤賓為變徵即以其次之月六月林鍾為徵又隔一月以八月南呂

為羽又隔一月以十月應鍾為變宮周迴還與十一月相比也其道相同豈有順逆之

分乎比讀如易比卦之比比入也合也閔元年左傳曰

屯固比入又曰合而能固是也說林篇黃鍾比宮太簇比商與此比字同義

比於正音故為和本作不比於正音故為和注內與正音比本作不與正音比不比於正音者不入於正音也言應鍾是宮之變音故不入於正音不入於正音則命名當有以別之故謂之曰和和者言其調和正音也蕤賓是徵之變音故亦不入於正音不入於正音則命名當有以別之故謂之曰繆音繆繆之言穆穆亦和也大雅箋曰穆和也言其調和正音也周語以七同其數而以律昭二十年左傳正義釋其義曰變宮變徵舊樂無之聲或不合而以律調和其聲使與五音諧會是應鍾蕤賓二律皆所以調和其聲也漢書楊雄傳甘泉賦說風聲曰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夔牙之調琴穆與繆同穆在變音之

末言穆而和可知矣羽在正音之末言羽而宮商角徵

可知矣變聲與正聲相調和故曰穆羽相和張晏曰穆然相和始

未達穆字之義以律管言之則變宮為和變徵為穆以琴弦言之則當以少宮為和少商為穆琴亦有和穆二音故曰

穆羽相和若夔牙之調琴也然則變音之繆本與穆同而穆之命名正取相和之義明矣後人誤讀繆為紕繆

之繆以為和與繆相反宋書引舊注曰繆音相干也亦誤解繆字遂於應鍾

不比於正音句刪去不字以別於蕤賓并注中不字而亦刪之古訓之不通其勢必至於妄改矣宋書律志正

作姑洗生應鍾不比於正音故為和載注文正作不與

正音比晉書律厯志引淮南王安曰應鍾不比正音故為和足證今本之謬

脫文二句

黃鍾之律脩九寸物以三生三九二十七故幅廣二尺七寸引之曰物以三生下本有三三九一句後人以上文已言三三如九故刪去此句不知上文三三如九九八十一與此文三三九三九二十七皆上下相承為義物以三生故必先以三自乘而得九然後以三乘九而得二十七且上文與此相離甚遠不得因彼而省此也宋書正作三三九三九二十七幅廣二尺七寸下本

有古之制也四字故高注曰古者幅皆然也

各本皆上衍比字今

刪脫去此句則注文為贅設矣宋書正作故幅廣二尺

七寸古之制也

人脩八尺 有形則有聲 匹者中之度也

音以八相生故人脩八尺尋自倍故八尺而為尋有形則有聲音之數五以五乘八五八四十故四丈而為匹匹者中之度也一匹而為制引之曰此文多不可通人脩八尺尋自倍則丈六尺矣而云人脩八尺尋自倍故八尺而為尋其不可通一也音以八相生音即聲也何須更云有形則有聲其不可通二也匹長四丈人之

長安得有此而云匹者中人之度其不可通三也蓋寫者譌舛失次兼有脫文宋書已與今本同則後人以誤本淮南改之也今更定其文而釋之如左
有形則有聲音以八相生故人臂脩四尺尋自倍故八尺而為尋尋者中人之度也音之數五以五乘八五八四十故四丈而為匹一匹而為制云有形則有聲者有形謂上文黃鍾之律脩九寸也有聲謂音以八相生也云人臂脩四尺者一切經音義卷十七引淮南云人臂四尺尋自倍故八尺曰尋是也云尋者中人之度也者考工記曰人長八尺是也

秋分葉定

秋分葉定葉定而禾熟葉與秒同秒禾也說見主術念孫案隋書律麻志引此作秋分而禾葉定葉定而禾熟是也宋書律志同今本脫而禾二字則文義不明

十二葉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

律之數十二故十二葉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律以當辰音以當日日之數十故十寸而為尺十尺而為丈引之曰十二葉當一粟十二粟當一寸則百四十四葉而當一寸也主術篇寸生於標葉標竝與秒同今本標誤作標辯見主術高注曰十二標為一分今本脫二字十分為一寸十寸為一

尺十尺爲一丈說文亦曰律數十二秒而當一分十分而寸則是百二十葉而當一寸與此不同也許高二家之說俱本於此篇使原文作十二葉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則二家之說何以並言十二葉爲分十分爲寸乎且主術篇明言寸生於稹不得又以粟參之也然則今本爲後人所改明矣宋書律志與今本同則其誤已久今依主術篇及許高二家之說而更定之如左律之數十二故十二葉而當一分律以當辰音以當日日之數十故十分而爲寸十寸而爲尺十尺而爲丈其以爲量

其以爲量十二粟而當一分十二分而當一銖念孫案量當爲重重量字相近又因上文度量而誤也自十二粟以下皆言其重之數非言其量之數說文禾部注及宋書律志並作其以爲重

蒼龍在辰

太陰在寅朱鳥在卯句陳在子元武在戌白虎在酉蒼龍在辰引之曰下文天神之貴者莫貴於蒼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是太陰卽蒼龍也旣云太陰在寅不當復云蒼龍在辰矣下文凡徒諸神朱鳥在太陰前一鉤陳在後三元武在前五白虎在後六而不言蒼龍所在正

以太陰卽蒼龍也蒼龍在辰四字蓋淺人所加

子爲開主太歲丑爲閉主

道藏本子爲開主太歲丑爲閉主下有脫文太陰在寅歲名

曰攝提格引之曰太陰二字乃下屬爲句與下文太陰

在卯之屬相同主下當別有所主之事而今脫去王應

麟小學紺珠始誤讀主太陰爲句翻本遂重太陰二字

而各本及莊本從之非也上文云太陰在寅何得又言

主太陰乎且下文曰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

一或曰太陰而無太歲之名天一元始太陰元始之屬

皆太歲也而謂之天一太陰不謂之太歲咸池爲太歲

則又大歲之譌說見上然則天文篇無稱太歲者也此太

歲亦當作大歲寫者誤加點耳斗杓爲小歲咸池爲大

歲見上文上文西爲危主杓杓小歲也此文子爲開主大

歲大歲咸池也太歲月從右行四伸與歲從左行之太

陰迥殊若作大歲則與太陰無異上言太陰在寅下言

子主太歲是太陰主太陰矣義不可通開元占經歲星

占篇引此篇舊注曰太陰謂太歲也蓋許慎注廣雅太陰太歲也本此

使篇內太歲太陰分爲二注者必不爲此注矣可見太

歲乃大歲之譌而太歲太陰之未嘗分也徧考書傳亦

無分太歲太陰爲二者或據淮南譌脫之文以爲太歲

太陰不同之證非也

歲星晨出東方之月

太陰在寅歲星舍斗牽牛以十一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卯歲星舍須女虛危以十二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辰歲星舍營室東壁以正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巳歲星舍奎婁以二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午歲星舍胃昂畢以三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未歲星舍青鸞參以四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申歲星舍東井與鬼以五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酉歲星舍柳七星張以六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戌歲星舍翼軫以七

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亥歲星舍角亢以八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子歲星舍氏房心以九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丑歲星舍尾箕以十月與之晨出東方引之曰十一月當為正月十二月當為二月正月當為三月二月當為四月三月當為五月四月當為六月五月當為七月六月當為八月七月當為九月八月當為十月九月當為十一月十月當為十二月史記天官書曰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以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歲陰在辰星居亥以三月與營室東壁晨出歲陰在巳星居

戌以四月與奎婁鬚出歲陰在午星居酉以五月與胃
昂畢晨出歲陰在未星居申以六月與觜觶參晨出歲
陰在申星居未以七月與東井輿鬼晨出歲陰在酉星
居午以八月與柳七星張晨出歲陰在戌星居巳以九
月與翼軫晨出歲星在亥星居辰以十月與角亢晨出
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房心晨出歲陰在丑
星居寅以十二月與尾箕晨出漢書天文志曰太歲在
寅歲星正月晨出東方在卯二月出在辰三月出在巳
四月出在午五月出在未六月出在申七月出在酉八
月出在戌九月出在亥十月出在子十一月出在丑十

二月出開元占經歲星占篇引甘氏曰攝提在寅此攝

陰太歲星在丑以正月與建星牽牛婺女晨出於東方皆

其證也後人以太初麻太歲在子歲星十一月出在建

星牽牛見天文志故改正月為十一月以合太初之法而自

此以下皆遞改其所出之月不知太陰在寅則歲星亦

以寅月出樂動聲儀所謂歲星常應太歲月建以見也

見前太一在丙子下若以十一月出則是子而非寅與太陰所在

不相應矣太初麻之太歲始建於子故以歲星與日同

次之十一月定之所謂子年應子月也淮南之太歲始

建於寅故以歲星晨出之正月定之所謂寅年應寅月

也豈得以建子之法雜入於建寅之法乎況太陰在寅

以下俱本於石氏天文志太歲在寅歲星正月晨出東方石氏在斗牽牛天官書索隱亦云

歲星正月晨見東方已又豈有用其說而改其月者乎

開元占經引淮南已與今本同則其誤改在唐以前矣

錢氏曉徵謂史記歲星正月晨出以天正言之其實與

淮南無別見潛研堂文集今案天官書曰歲陰左行在寅歲星

右轉居丑以正月與斗牽牛晨出色蒼蒼有光歲陰在

子星居弗以十一月與氏房心晨出元色甚明正月德

在木故星色蒼天官書凡言正月者七皆謂建寅之月十一月德在水故

星色元若以正月為天正則是夏正之十一月矣何以

不云色元而云色蒼乎且寅年正月日在娵嘗歲星在

星紀中隔元枵一次故歲星晨見有光若十一月則與

日同次其光不能見矣安得云蒼蒼有光乎此由不知

淮南之十一月為後人所改故曲為之說而終不可通

也

日德 綱目 以至於癸 左前刑右背德

太陰所居句日德句辰為刑句德句綱目自倍因句柔

日徙所不勝句凡日申剛乙柔丙剛丁柔以至於癸引

之曰日德日下脫為字日為德辰為刑相對為文也綱

當為剛剛日柔日甲剛乙柔是也癸上當有壬字此以

剛柔對言不當但言癸也

凡用太陰左前刑右背德案此當為右背刑左前德寫者顛倒耳五行大義論配支幹篇曰從甲至癸為陽從寅至丑為陰陽則為前為左為德陰則為後為右為刑右背刑左前德者所以順陰陽也史記天官書曰太白出東為德舉事左之迎之吉出西為刑舉事右之背之吉是其例矣

十二月日所建之星

星正月建營室不言日所建者承上文兩日字而省高注以星為日之誤非也二月建奎婁三月建胃四月建畢五月建東井六月建張七月

建翼八月建亢九月建房十月建尾十一月建牽牛十二月建虛引之曰二月建奎婁備舉是月日所在之星也由此推之則正月當云建營室東壁三月當云建胃昴四月當云建畢觜嚙參五月當云建東井輿鬼六月當云建柳七星張七月當云建翼軫八月當云建角亢氏九月當云建房心十月當云建尾箕十一月當云建斗牽牛十二月當云建須女虛危蓋月令日在某星但舉一月之首言之而此則舉其全也後人妄加刪節每月但存一星之名獨二月建奎婁尚仍其舊學者可以考見原文矣不然豈有月令季夏日在柳而此言建張

仲秋日在角而此言建亢仲冬日在斗而此言建牽牛
季冬日在婺女即須女而此言建虛者乎

斗牽牛越須女吳

斗牽牛越須女吳引之曰諸書無言斗但主越須女但
主吳者斗牽牛越須女吳當作斗牽牛須女吳越開元
占經分野略例曰淮南子曰斗吳越也斗下脫牽牛高須女四字
誘注呂氏春秋曰斗吳也牽牛越也以上開元占經然則呂氏
春秋注分言吳越而淮南則合言之也蓋分野之說鄭
魏趙竝劉戰國時多謂韓為鄭則在三家分晉之後其時吳地已
為越有故但可合言吳越若分言某星主越某星主吳

則當時豈有吳國乎後人以吳越二國不應同分野故
移越字於斗牽牛下而不知其不可分也晉書天文志
引費直說周易蔡邕月令章句曰起斗至須女吳越之
分野又引陳卓范蠡鬼谷先生張良諸葛亮譙周京房
張衡竝曰斗牽牛須女吳越足證今本之謬

十二歲而一康

故三歲而一饑六歲而一衰十二歲而一康今本高注
曰康盛也念孫案盛當為虛此淺學人改之也康之為
言荒也康荒皆虛也小雅賓之初筵篇酌彼康爵鄭箋康虛也爾雅康虛也方言康空也
竝字異而義同郭璞爾雅音義曰康本或作荒大雅桑
柔篇具贅卒荒毛傳荒虛也泰九二包荒鄭讀為康云

康虛也康襄二十四年穀梁傳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

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康范甯

曰康虛也廣雅四穀不升曰歉說文歉飢虛也逸周書

諡法篇凶年無穀曰穰穰虛也並字異而義

同康與荒古字通故韓詩外傳作四穀不升謂之荒史

記貨殖傳曰十二歲一大饑鹽鐵論水旱篇曰六歲一

饑十二歲一荒義與此同也自三歲一饑以下皆年穀

不登之名但有小大之差耳太平御覽時序部二引此

作十二歲而一荒是康即荒也若訓康為盛則與正文

顯相違戾矣且四穀不升謂之康乃春秋古訓十二年

一荒亦漢時舊語是之不知而訓康為盛明是淺學人

所改漢人無此謬也

癸越

甲齊乙東夷丙楚丁南夷戊魏己韓庚秦辛西夷壬衛

癸越開元占經日辰占邦篇引此越作趙念孫案齊近

東夷楚近南夷魏近韓秦近西夷衛近趙則作趙者是

也若作越則與南夷相複矣

以勝擊殺

以勝擊殺勝而無報引之曰上文子生母曰義母生子

曰係子母相得曰專母勝子曰制子勝母曰困其名有

五下文以專從事以義行理以係畜養以困舉事分承

專義係困四字不應於制字獨不相承然則此句當作以制擊殺明矣今本制作勝者因上下文勝字而誤制為母勝子之名若作勝何以別於子勝母乎

月從一辰

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辰念孫案從當為徙字之誤也上文云帝張四維運之以斗月徙一辰復反其所是其證

太陰所居辰為厭日

太陰所居辰為厭日引之曰太陰所居辰當作雌所居辰雌北斗之神右行者也月徙一辰太陰則左行而歲

徙一辰兩者各不相涉太陰二字因下文太陰所居而誤也為厭日本無日字此因下句厭日而行也厭者鄭注周官占夢曰天地之會建厭所處之日辰疏曰建謂斗柄所建謂之陽建故左還於天厭謂日前一次謂之陰建故右還於天是也今人猶謂陰建為月厭是雌所居辰名為厭不名為厭日也

庚申 戊戌己亥

甲戌燕也乙酉齊也丙午越也丁巳楚也庚申秦也辛卯戎也壬子代也癸亥胡也戊戌己亥韓也已酉己卯魏也戊午戊子錢氏荅開曰庚申當作庚辰八合猶八

會也今依堪輿天老說推衍之

天老說見周官占夢疏所引鄭志內

正月

陽建寅破於申陰建戌破於辰二月陽建卯破於酉陰建酉破於卯乙近卯故二月乙酉為八會之一三月陽建辰破於戌陰建申破於寅甲近寅故三月甲戌為八會之二四月陽建巳破於亥陰建未破於丑癸近丑故四月癸亥為八會之三五月陰陽建俱在午而破於子壬近子故五月壬子為八會之四六月陽建未破於丑陰建巳破於亥七月陽建申破於寅陰建辰破於戌八月陽建酉破於卯陰建卯破於酉辛近酉故八月辛卯為八會之五九月陽建戌破於辰陰建寅破於申庚近

申故九月庚辰為八會之六十月陽建亥破於巳陰建丑破於未丁近未故十月丁巳為八會之七十一月陰陽建俱在子而破於午丙近午故十一月丙午為八會之八十二月陽建丑破於未陰建亥破於巳此建厭所在及八會之名也淮南所刻甲戌至癸亥蓋大會之日其下又有戊戌己亥己酉己卯戊午戊子當是小會之日而尚缺其二以例推之當是戊辰己巳也念孫案錢說是也戊辰當在戊戌上己巳當在己亥上堪輿家所謂小會三月戊辰四月己巳九月戊戌十月己亥也又戊辰戊戌及戊午戊子下皆當有所主之國而今脫之

地在天下之中者韓魏而外更有趙宋衛中山及周末
知以何國當之也

數來歲 五十日 一斗

以日冬至數來歲正月朔日五十日者民食足不滿五
十日日減一斗有餘日日益一升念孫案太平御覽時
序部三十四引此數下有至字數色主反五十日上有滿
字一斗作一升皆是也

有其歲司也

引之曰此本作其為歲司也今本衍有字
因上文有餘日而衍脫為字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三引此正作其

為歲伺也又引注曰伺候也伺字為歲司者為歲候豐

凶也尋繹文義其為歲司也乃起下之詞下文攝提格
之歲歲早水晚早云云正謂候歲也當直接此句下作
圖者誤刻圖於此句之後隔絕上下文義遂使此句成
不了之語且自上文以日冬至至下文民食一升皆言
占歲之事中間不應有圖圖蓋後人所為故置之非其
所耳劉績不能是正又移上文帝張四維一段於此句
之下大誤

麥不為昌

菴茂之歲麥不為昌念孫案昌上脫菽字麥不為為句

上文曰禾不為菽昌為句上文曰菽麥開元占經歲星
又曰菽麥不為菽昌昌又曰稻昌占引此正作麥不為菽昌

蠶稻 三斗

困敦之歲蠶稻菽麥昌民倉三斗念孫案蠶下脫登字

稻下脫疾字蠶登為句上文曰蠶不登又曰蠶登稻疾為句謂稻有疾也上

菽疾又曰民疾菽麥昌為句民倉三斗斗當為升開元

占經引此正作蠶登稻疾菽麥昌民倉三升

淮南內篇第三

淮南內篇第四

讀書雜誌九

高郵王念孫

地形

地形之所載

地形之所載六合之間四極之內念孫案此篇皆言地
之所載地下不當有形字此因篇名而誤衍耳高釋篇
名云紀東西南北山川藪澤地之所載萬物形兆所化
育也則正文本作地之所載明矣海外南經云地之所
載六合之間四海之內云云此即淮南所本

八極

天地之間九州八極今本此下有注云八極八方之極也念孫案八極當為八柱柱與極草書相近故柱誤為極玉海地理部引此已誤初學記地部上太平御覽地部一及白帖一引此竝作天有九部八紀地有九州八柱又太平御覽州郡部三引作天地之間九州八柱楚辭天問曰八柱何當東南何虧初學記引河圖括地象曰地下有八柱柱廣十萬里皆其證也又案文選張協雜詩注云淮南子曰八紘之外有八極高誘曰八極八方之極也是高注云云本在下文八紘之外乃有八極下後人不知此處八極為八柱之譌又移彼注於此以曲為附會

甚矣其謬也

通谷其

水道八千里通谷其名川六百陳氏觀樓曰呂氏春秋有始篇作通谷六名川六百此其字當為六之譌三百仞五十里一九淵凡鴻水淵藪自三百仞以上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里有九淵念孫案三百仞之百五十里之里九淵之淵皆衍文此言鴻水淵藪自三仞以上者共有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九也廣雅曰漳潭淵也自三仞以上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有九即淮南之文

是謂丹水飲之不死念孫案丹水本作白水此後人妄改之也水經河水注引此作丹水亦後人依俗本改之楚辭離騷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王注曰淮南言白水出崑崙之原飲之不死文選思元賦酌白水以為漿李善即引王注太平御覽地部二十四亦云淮南子曰白水出崑崙之原飲之不死則舊本皆作白水明矣又案楚辭惜誓涉丹水而馳騁兮王注曰丹水猶赤水也淮南言赤水出崑崙也此是引下文赤水出東南陬之語若此文本作丹水則王注當引以為證何置此不引而別

指赤水以當之乎

赤水之東弱水出自窮石至於合黎

流沙

赤水之東弱水出自窮石

高注窮石山名也在張掖北塞外

至於合黎

餘波入於流沙絕流沙南至南海引之曰崑崙四隅為四水所出說本海內西經上文言東北陬東南陬下文又言西北陬無獨缺而南陬之理此處原文當作弱水出其西南陬絕流沙南至南海其弱水出窮石入於流沙及注窮石山名云云則當在下文江出岷山諸條閒王逸注離騷引淮南子弱水出於窮石入於流沙郭璞

注海內西經引淮南子弱水出窮石正與江出岷山諸
 條文義相同也蓋弱水本出窮石而海內西經言出崑
 崙西南陬故兩存其說此文言河出崑崙東北陬下文
 又言河出積石亦是兩存其說
 後人病其不合則從而合併之於是取下文之弱水出
 窮石入於流沙及注文皆移置於此處而刪去弱水出
 其西南陬七字又妄加赤水之東四字弱水出下又
 加一自字至
 於合黎餘波六字而淮南原文遂錯亂不可復識矣今
 案上文赤水次於河水而不言在河水之某方下文洋
 水次於弱水而不言在弱水之某方則弱水二字前安
 得有赤水之東四字乎括地志曰蘭門山一名合黎一

名窮石山引淮南子弱水源出窮石山見史記夏本紀正義使淮

南原文弱水出窮石下有至於合黎之文則合黎非窮
 石矣志何得言合黎一名窮石山乎其為後人取禹貢
 之文附入較然甚明況既言絕流沙則弱水入其中可
 知何必又言入於流沙區區餘波又安能絕流沙而過
 乎後人但知取下文入於流沙句增入餘波二字而不
 知其與本文相抵牾也高注絕流沙曰絕猶過也流沙
 流行也流行下當有
 之沙二字如有餘波入於流沙句在前則注
 當先釋流沙後釋絕字不當先釋絕字後釋流沙也然
 則絕流沙前本無餘波入於流沙句而弱水出窮石入

於流沙當在江出岷山諸條閒明矣

縣圖

或上倍之是謂縣圃念孫案上文縣圃涼風樊桐高注云皆崑崙之山名上文又云崑崙之邱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則此縣圃下亦當有之山二字水經河水注引此作是謂元圃之山是其證洪興祖楚辭補注引此亦有之山二字

元澤

東南方曰具區曰元澤高注曰元讀常山人謂伯為元之元也莊氏伯鴻曰案古讀元為兀故說文元從一從兀為聲又髡一作髮其從兀從元皆為聲是此讀元為

元之證古聲兀元相同也念孫案莊說非也元澤當為

元澤字之誤也元與沆同水經巨馬河注曰督元溝水東逕督元澤風俗通曰沆漑

也言平望漑漑無崖際也是沆元古字通爾雅沆沆也郭璞曰水流漑沆說

文曰沆莽沆大水一曰大澤風俗通義引傳曰沆者莽

也言其平望莽莽無涯際也舊本沆譌作沆今據水經注改此言元澤

亦取大澤之義初學記地部上太平御覽地部一引此

竝作沆澤是其證也高注常山人謂伯為元元亦元字

之誤伯古阡陌字也管子四時篇曰脩封疆正千伯史記酷吏傳置伯格長徐廣曰街陌

屯落皆設督長也又漢書食貨志地理志阡陌字竝作仟伯元與眈同廣雅曰眈陌鹿兔之道曰元行不由正元陌山

谷草野而過也是眈元古字通說文曰趙魏謂伯為

眈漢之常山郡戰國時趙地也此云常山人謂伯為亢
正與說文相合沈眈古同聲而並通作亢故曰亢讀常
山人謂伯為亢之亢

各以其類生

土地各以其類生念孫案此本作土地各以類生人今
本衍其字脫人字陳祥道禮書引此已誤史記天官書正義藝文
類聚水部上白帖六太平御覽天部十五地部二十三
疾病部一疾病部三引此並無其字有人字

障氣

是故山氣多男澤氣多女障氣多暗風氣多聾念孫案

障氣本作水氣後人以水與澤相複故妄改為障耳禮書

引此不知凡水皆謂之水而水鍾乃謂之澤見周官大司徒注

且澤氣與山氣相對水氣與風氣相對義各有取改水
為障則義不可通矣太平御覽天部十五疾病部一疾
病部三此篇內兩引引此並作水氣酉陽雜俎廣知篇同

腫

岸下氣多腫念孫案腫本作尪此亦後人妄改之也禮書

引此腫音諸勇反尪音市勇反凡腫疾皆謂之腫而腫

足則謂之尪尪字從尪尪讀若汪跛曲脛也見下條故尪

字從之岸下氣下溼故有腫足之疾小雅巧言篇居河

之麋既微且尪鄭箋曰居下溼之地故生微尪之疾爾雅曰既微且尪肝癆為微腫足為尪是也若作腫則非其指矣太平御覽天部十五引此正作尪又引高注云岸下下溼腫足曰尪今脫此注又疾病部一疾病部三引此並同

狂

谷氣多癩邱氣多狂念孫案狂當為尪說文尪跛曲脛也從尪象偏曲之形古文作尪一切經音義十八引蒼頡篇曰癩手足不仁也癩與尪皆肢體之疾故連類而及之若狂則非其類矣篆書尪狂二字相似隸書亦相

似故尪誤為狂天官書正義太平御覽引此作狂亦傳寫之誤酉陽雜俎正作尪呂氏春秋盡數篇輕水所多禿與癯人重水所多尪與癯人苦水所多尪與偃人癯尪尪偃四字皆與此篇同

會葉

會葉者有絲而蛾高注曰蠶是也念孫案會葉本作會桑後人以蟲之會葉者多化為蛾故改會桑為會葉不知正文本作會桑故高注專訓為蠶若作會葉則與高注不合矣爾雅蝥羅郭璞曰蠶蛾說文蠶化飛蟲或作蝥是古人言蛾者多專指蠶蛾言之故曰會桑者有

絲而輒故高注專訓為蠶也。大戴禮易本命篇家語執
轡篇竝作會桑。太平御覽資產部五蠶下引淮南亦作
會桑。意林及藝文類聚蟲豸部竝同。

陰屬於陽

鳥魚皆生於陰，陰屬於陽。念孫案下陰字蒙上而衍，此
謂鳥魚皆屬於陽，非謂陰屬於陽也。大戴禮家語竝作
鳥魚皆生於陰，而屬於陽。盧辯曰：生於陰者謂卵生也。
屬於陽者謂飛游於虛也。則無下陰字明矣。文選辯命
論注：太平御覽羽族部一引淮南皆無下陰字。

中濁

河水中濁而宐菽。念孫案中濁二字義不相屬。濁本作
調，中調猶中和也。上文曰：濟水通和而宐麥。義與此相
近。今作中濁者，涉上文汾水濛濁而誤。禮書引此已誤後漢書
馮衍傳注引此作河水調宐菽。太平御覽百穀部五引
此作河水中調而宐菽。

宐竹

漢水重安而宐竹。念孫案太平御覽地部二十三二十
七引此竹下皆有箭字。今本脫之。禮書引此已無箭字古人言物
產者多竝稱竹箭。故曰：漢水重安而宐竹箭。周官職方
氏曰：其利金錫竹箭。楚語曰：楚有藪曰雲連徒洲。金木

竹箭之所生皆是也

決眦

其人脩形

太平御覽引此作隋形

兌上大口決眦念孫案眦當為

眦字之誤也說文皆目厓也鄭注鄉射禮曰決猶開也

開眦謂大目也大口決眦意相近

曹植聲舞歌曰張目決眦

太平御覽

覽人事部四引此正作眦

寒水

北方寒水之所積也念孫案寒水當為寒冰字之誤也

上文北方曰積冰高注曰北方寒冰所積因名為積冰

是也太平御覽引此正作寒冰

其人蠢愚禽獸而壽

其人翁形短頸大肩下尻竅通於陰骨榦屬焉黑色主

賢其人蠢愚禽獸而壽

蠢各本皆誤作蠢唯道藏本不誤說文蠢亂也從心春聲引昭

二十四年左傳王室曰蠢蠢焉玉篇音允切今左傳

蠢作蠢杜注曰蠢蠢動擾貌又說文蠢愚也從心春聲

玉篇音丑江書容二切是蠢亂之蠢字從春春聲

字從春聲義絕不相同周官司刺三赦曰蠢愚鄭注曰

蠢愚生而癡騃童昏者士昏禮記曰某之子蠢愚哀公

問曰寡人蠢愚冥煩表記曰其民之敝蠢而愚其字皆

從春不從春音丑江書容二反不音允反此言蠢愚

而壽則其字亦從蠢故高注曰蠢讀人謂蠢然無知之

蠢也又本經汜論二篇皆言愚夫蠢婦義亦與此同又

道應篇蠢乎若新生之犢其字亦從春故莊子知北遊

篇作蠢身如新生之犢而藏本及各本蠢字皆誤作蠢

蓋俗讀蠢愚之蠢聲如蠢故其字遂誤為蠢他書且有

誤為蠢者今人動言愚蠢其誤實由於此唯三禮念孫

蠢愚字皆不誤則賴有經典釋文唐石經故也

案自翕形短頸以下六句皆承上其人二字言之則養
愚上不當更有其人二字上文東方南方西方皆無此
二字此即因上文其人翕形而誤衍也太平御覽文案
禽獸二字妄人所加也養愚而壽與上文早知而不壽
文正相對加入禽獸二字則文不成義矣太平御覽引
無此二字

中夏

齊冬生中夏歛念孫案此本作齊冬生而夏歛後人以
齊冬生中夏因改爲中夏不知上文禾春生秋歛菽夏
生冬歛麥秋生夏歛皆但言其時而不言其月齊亦然
竝作齊冬生而夏歛

三十六國

也藝文類聚草部下太平御覽百穀部一菜部五引此
凡海外三十六國引之曰論衡無形談天二篇竝作三
十五國今麻數下文自脩股民至無繼民實止三十五
國六字誤也

華邱

崑崙華邱在其東南方爰有遺玉青鳥舊本作青馬劉
據山海經改爲
青鳥今視肉楊桃甘櫛甘華百果所生劉績曰華邱疑
依劉本 嗟邱之誤嗟音嗟山海經嗟邱爰有遺玉青鳥視肉楊

柳甘祖甘華百果所生念孫案此海外東經文也。毳與

華形聲皆不相近若本是毳字無緣誤為華今案華字

當是萃字之誤萃與平古字通堯典平秩東作馬融本

之萃故書萃作平說文蕝蒲子可平作萃周官車僕萃車

以為平席王肅注顧命作萃席海外北經曰平邱在

三桑東爰有遺玉青鳥視肉楊柳甘祖甘華百果所生

此淮南所本也隸書華字或作萃見漢北海相景君碑陰又作華

源廟碑竝與萃相似故萃誤為華矣說文蕝蒲子可

秋典賦注引作萃席亦是平通作萃因誤為華也史記

禮書大路越席正義越席謂蒲為萃席亦是萃席之誤

夸父耽耳在其北方高注曰耽耳耳垂在肩上耽讀褶

衣之褶舊本衣上脫褶字今補或作攝以兩手攝耳尻

海中舊本海譌作之今念孫案褶攝二字聲與耽不相

近耽字無緣讀如褶亦無緣通作攝也耽皆當為耳今

作耽者後人以意改之耳說文耳垂也從耳下垂象

形春秋傳曰秦公子耳耳者其耳下垂故以為名玉篇

豬涉切是耳下垂謂之耳故高注云耳耳耳垂在肩上

廣韻耳耳國名正謂此也春秋鄭公子輒字子字或作

聶海外北經云聶耳之國在無腸國東為人兩手聶其

耳懸居海水中即高注所云以兩手聶耳居海中者也

耳與聶聲相近故海外北經作聶耳與褶攝聲亦相近

故高讀耳如禩而字或作攝後人多見耽少見耳又以說文云耽耳大垂也故改耳為耽而不知其與高注大相抵悟也

睢出荊山

睢出荊山

睢音睢鳩之睢字從佳且聲舊本作睢非睢音睢字從目佳聲今改正地理志水經說文

皆作

高注曰荊山禹貢北條荊山在左馮翊懷德縣之

南下有荆漂原

地理志作下有疆梁原水經渭水注作下有荆渠

離州浸也水

經沮水注曰沮水出東汶陽郡沮陽縣西北景山即荆

山首也

中山經荆山之首曰景山睢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江

故淮南子曰沮出荆

山高誘云荊山在左馮翊懷德縣蓋以洛水有漆沮之

名故也斯繆證耳念孫案此所謂沮水乃江漢睢漳之

睢非漆沮之沮所謂荊山乃禹貢南條荊山非北條荊

山故酈氏以高注為繆證莊伯鴻欲改睢為洛以合高

注不知洛水過荊山入渭

地理志左馮翊懷德禹貢北條荊山在南下有疆梁原洛

水東南入渭

則不得言洛出荊山且下文明言洛出獵山何不察之甚也

汶出弗其而流合於濟

汶出弗其而流合於濟

各本脫而字今據水經注引補

高注曰弗其山

在北海朱虛縣東水經汶水注曰按誘說是乃東汶非

經所謂入濟者也蓋其誤證爾引之曰漢書地理志琅

邪郡朱虛有東泰山汶水所出東至安邱入維此高注所本也其水入維不入濟故酈氏以為誤證地理志又曰泰山郡萊蕪有原山禹貢汶水出西南句入洧古濟字此則淮南之汶矣汶出原山而此云出弗其者弗其蓋原山之別名淮南與地理志似異而實同也禹貢錐指因高注誤證而竝以淮南為誤則過矣弗其即原山在萊蕪縣與不其縣之不其山名相似而地則不同漢蕪故城在今淄川縣東南不其故城在今即墨縣西南二縣相去甚遠莊氏伯鴻以為即不其山謬矣

丹水出高褚

丹水出高褚高注曰高褚一名冢領山在京兆上雒丹水所出東至均入沔也劉績曰冢領山在陝西西安府商縣南丹水出於此東流至河南內鄉縣與淅水合流入漢江非此所謂丹水也高褚恐高都之譌漢上黨高都縣莞谷丹水所出東南入絕水見地理志今山西澤州高平即高都有丹水源出仙公山南流合白水入沁河此丹水是念孫案劉說是也北山經曰沁水之東有林焉名曰丹林丹水出焉舊本作丹林之水衍林之二字今依水經注刪南流注于沁舊本作注于河涉上文沁注于河而誤今依水經注改水經沁水注曰丹水出上黨高都縣故城東北阜下東會絕水又東南流白水

注之又東南流注於沁竹書紀年晉出公五年丹水三日絕不流皆謂此丹水也漢高都故城在今澤州府鳳臺縣東北此作高褚豈都字古通作諸因誤為褚與

股出嶠山

股出嶠山高無注引之曰徧考地理書無股水之名股

疑當為般隸書舟字多作月故般誤為股漢巴郡太守張納功德錄

般桓弗就司隸校尉魯峻碑陰平原般並作股與股相似爾雅釋水鉤般釋文般李本作股漢書地理

志濟南郡般陽應劭曰在般水之陽水經濟水注曰

般水出般陽縣東南龍山俗亦謂之為左阜龍山蓋嶠

山也古今異名耳曰高郵一各派龍山耳京兆土諺曰

鎬出鮮于

鎬出鮮于北山經郭注引此鎬作薄劉績曰鎬薄必有

一誤引之曰北山經薄水注引此文則薄非誤字可知

鎬與薄形聲皆不相似薄字亦無緣誤為鎬蓋鎬字下

有出某山之文而今脫之薄出鮮于又脫薄字故混為

一條耳

晉出龍山結給

晉出龍山結給高注曰結給合一名也龍山在晉陽之

西北晉水所出東入汾引之曰晉出龍山結給當作晉

出結緝龍山二字因注而衍緝字右畔作合則因下句

合出封羊而誤注當作結細山一名龍山今本作結給亦隨正文而誤又脫山字衍合字也字耳水經晉水注曰晉書地道記及十三州志並言晉水出龍山一云出結細山在晉陽縣西北太平御覽地部十引郡國志曰懸壺山一名龍山亦名結細山晉水出焉是結細山乃晉水所出故曰晉出結細結細疊韻字結古讀若吉若作結給則失其韻矣且龍山卽是結細不得並言龍山結細也注言結細山一名龍山者猶上注言發包山一名鹿谷山薄落之山一名笄頭山猛山一名高陵山其云一名某山乃高以當時山名釋之不得闌入正文

脫文

引之曰說山篇江出岷山河出崑崙濟出王屋潁出少室漢出蟠冢高注云已說在地形也今地形篇無潁出少室之文蓋寫者脫去

根拔

凡根拔木者生於庶木念孫案根拔二字涉下文根芟草而誤衍也下文言根芟草者對後浮生不根芟者而言若木則皆有根芟不必別言之曰根拔木也凡木者生於庶木與上文凡羽者生於庶鳥凡毛者生於庶獸凡鱗者生於庶魚凡介者生於庶龜文同一例不當有

根拔二字也。又下文根拔生程若，程若生元玉元玉生醴泉醴泉生皇辜皇辜生庶草，凡根拔草者，生於庶草。高注根拔生程若曰：根拔根生草之先也。今本草之二字誤倒據下注浮生草之先改。案根拔皆當作招搖，今作根拔者，亦因下文根拔草而誤。根拔草生於庶草，由庶草而上溯之，至於程若，是程若為根拔草之先，不得言根拔生程若也。酉陽雜俎廣動植篇作招搖生程若，以下六句皆本淮南則根拔為招搖之誤明矣。

萍藻

藁生萍藻，萍藻生浮草，凡浮生不根拔者，生於萍藻，念藻，且萍藻為二物，又不得言萍藻生浮草也。酉陽雜俎正作藁生藻，藻生浮草。

正土之氣也

正土之氣也。御乎埃天，念孫案也。字衍下文偏土之氣四段氣下皆無也。字太平御覽地部三十五引此亦無。生黃埃黃埃五百歲。

埃天五百歲生缺，缺五百歲生黃埃，黃埃五百歲生黃

孫案三萍字皆後人所加。此已誤。藁一作藻，萍一作萍。

呂氏春秋季春篇注曰：萍，水藻也。今本草誤作藻。爾雅釋草注

曰：水中浮萍，江東謂之藻，則藁即是萍，不得言藁生萍

藻，且萍藻為二物，又不得言萍藻生浮草也。酉陽雜俎

正作藁生藻，藻生浮草。

正土之氣也

正土之氣也。御乎埃天，念孫案也。字衍下文偏土之氣四段氣下皆無也。字太平御覽地部三十五引此亦無。

生黃埃黃埃五百歲

埃天五百歲生缺，缺五百歲生黃埃，黃埃五百歲生黃

湏念孫案此本作埃天五百歲生缺缺五百歲生黃湏

其生黃埃黃埃五百歲八字皆因上下文而誤衍也

有埃天下文有黃泉之埃下文青天八百歲生青曾青曾八百歲生

青湏與此文同一例後二段竝同則不當有生黃埃以下八

字明矣初學記寶器部太平御覽珍寶部九引此竝云

玦五百歲生黃湏又引注云玦石也御覽地部二十五引此云

埃天五百歲生硤又引注云硤石名也玉篇硤音決石也硤五百歲生黃

湏是其證

清天 清泉

偏土之氣御乎清天清天八百歲生青曾念孫案清天

當為青天謂東方天也下清泉同太平御覽地部引此

正作青天清泉

八百歲

青金八百歲生青龍念孫案八百歲當為千歲上文黃

金千歲生黃龍即其證也後二段竝同高注云東方木色青

其數八故八百歲而一化此注本在上文青湏八百歲

生青金之下後誤入此句下讀者因改千為八百耳太

平御覽引此正作青金千歲生青龍

壯土

壯土之氣御乎赤天太平御覽引注云壯土南方土也

念孫案壯土當為牡土此對下文北方土為牝土而言壯字俗書作牡與牡相似而誤

淮南內篇第四

其地入地入百歲而一山此山本亦土交青耐久百歲
其地入地入百歲而一山此山本亦土交青耐久百歲
其地入地入百歲而一山此山本亦土交青耐久百歲
其地入地入百歲而一山此山本亦土交青耐久百歲
其地入地入百歲而一山此山本亦土交青耐久百歲

壯字俗書作牡

與牡相似而誤

